靖康要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靖康要錄

(二)

撰人不詳

靖康要錄卷第四

十五日聖旨南劍州進士鄧肅通州進士任申先常州布衣鄒柄並特補承務郎發來赴闕令引見上問道君太上皇帝誥予夙心慕道託神器於嗣聖不承天命喜無所喻然有恭默難即燕安前御東華重煩有司衞兵僅滿三千庶事草創固可知也及邊吏弛備胡騎犯闕行宮邈在淮泗而都城幾閉道路阻絕深自惟念恐貽嗣聖之憂故留浙兵以自衞至於止攜綱截遞角皆私憂過計恐資寇盜(缺)乘間造言緣飾形似遂致朝廷之疑每見臺劄名敕州縣而實及予躬與言及此不覺流涕比緣嗣聖遣宋煥賫書至行宮遂得通父子之情話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兩宮釋然胸中無有芥蒂重惟宗廟再安雖賴大臣翊贊之助至若使予父子之間歡然略無纖毫憂疑者煥竭力爲多也傳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若張仲在周而宣王有成功信孝子錫類之効矣煥周旋兩宮庶幾古人有足稱者因書其事以賜宋煥云

十六日詔曰朕承道君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即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勿缺久乃退師而金人要盟終勿可保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粘罕深入南陷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所過殘破州縣殺掠士民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梲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种師道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

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朕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以偷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意仍劄與三鎮帥臣

臣僚上言契勘朱勔父子倚藉權勢妄作威福固非一日其平江府幷二浙諸州縣自通判以上往往盡出勔門氣燄薰灼無所不至又聞勔家收養亡命逃軍至數千人每遇朔望門人使臣羅列庭下腰金者不下三數百人二浙之民既罹荼毒又惡僭侈平昔莫敢誰何姑以避禍而已臣近拘截舟船應付行宮其諸王帝姬倉卒有止乘草籠網船東下者而朱勔之子汝賢汝功妄作名目貼占上等座船十餘隻搬載所藏黃金等物盡歸平江至以餘船尚能與友壻胡縉親家劉叢搬家前去體問得朱勔父子叔姪家資無慮數千百萬前日金賊侵侮深入上自乘輿供奉之物下至臣僚民庶之家悉裒聚以應一時之急豈容奸蠹之人輒爾倖免欲望特降睿旨自闕下選差清强官委之取便路前去體究二浙見任官如有不經內三省察院直降指揮差往者並一面先次放罷如有雖係朝廷指揮而歷本由勔父子者即行體量倘不作過且留在任若有作過違法害民者具名奏劾重行憲典至於招納亡命亦許所在委官根究指實隨即措置其見在家資並乞直取以助國計田宅兼行拘收庶以少謝東南平日被害之民奉聖旨兩浙州縣應緣交通朱勔騷擾害民官吏並令本路漕臣程昌禩顧彥臣體究取索先次放罷差官兼權具條尚書省其應朱勔家召募到花石綱人兵並揀塡充廂禁軍仍用拘收朱勔家財先次支與招軍例物直取朱勔家資拘收田宅依奏令本路椿管申取朝廷指揮

祕書省校書郎陳公輔奏恭聞太上皇帝聖駕將還中外欣慶此陛下孝誠所感天下之幸也然或者以謂上皇左右有懷奸之臣搆造語言離間陛下父子致有疑心臣竊惑之仰惟太上皇帝臨御日久去冬夷狄侵擾因厭萬機之繁遂欲內禪而陛下天性至孝感泣退避慈諭數四方即大寶此與唐睿宗因天變而答天戒太子惶懼人請事體稍類豈比明皇幸蜀肅宗自即位於靈武是宜父子懽好之情雖千萬年不復有疑矣若乃陛下改更諸事進退大臣賞善罰惡興利除害皆以宗廟社稷爲念合天下公議所以奉承上皇詔旨豈有私意耶雖使奸臣離間百端而上皇仁慈陛下孝德二十餘年人無間言豈一旦能入哉且父子天性也上皇於陛下親耶於羣臣親耶臣謂上皇之親無親於陛下也臣恐臣僚未悉此意或因道路相傳之言皇惑聖聽致父子間自有此疑此大不可也況上皇聰明勇智寬裕豁達不防奸邪浸以欺惑既已痛自感悔斷然不疑以神器授之陛下方在位時已自下哀痛之詔追惟已愆引咎興嘆大革弊端蠲除宿害質諸天地不復更易雖禹湯罪己周公改過何以復加陛下今日所行盡遵行上皇去年十二月詔書也臣恐趙野輩不能委曲爲陛下感激敷陳欲乞更擇重臣節次往前路迎候萬一上皇聖意少有所疑即當懇切備述陛下篤孝之誠一一開具去年詔書與今日奉行之意實無少異至於誅逐奸惡明正典刑乃深憤羣邪誤國致上皇有遜位南幸之事雪君父之恥孝莫大於此也上皇英睿剛決倘詳此意何至有疑哉然後迎奉之禮備加隆甚陛下鑾輿親出近郊后妃嬪御親王貴戚下至百官公卿士庶耆老皆當往迎俾聖意悟前日之去匆遽如彼今日之歸尊榮如此自非陛下堪任託付

之重。使寇難稍平。京師乂安。政事修舉。人心懽快。能如是乎。以此慰悅上皇之心。方知此時爲天子父尊之至也。自還宮後。凡百供奉之物。陛下過爲儉約。上皇務極隆厚。著爲令式。使四方具知陛下處己之薄。奉親之厚。以勸天下之孝。仍乞於人臣中選端正之士。有德行學問全忠孝大節者。朝贊上皇。日侍燕閒。開導聖心。窮天人性命之眞。脫然不復以天下事累己。齋神斂明。清心養氣。用保無疆之壽。豈不善哉。臣聞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陛下貴爲天子。唯父爲尊。得盡生事之禮。誠天下之樂。不可有加。臣愚伏願陛下躬堯舜之孝。至誠盡道。以事其親。父子間洞然無纖介之嫌。固足以感動上皇之心。而讒邪不入。慈愛愈隆。則天地百神。保佑聖躬。將見陛下全萬年人子之孝。上皇享萬年天下之養。宗社增休。生靈蒙福。自今以始。豈有窮哉。臣一介微臣。非有言責。然區區愚忠。夙夜不忘愛君憂國之心。故前後屢以狂言。上干天誅。今又不避僭越之罪。妄意議及陛下父子之間。死有餘責。伏惟矜慈。特賜裁處。奉聖旨陳公輔除見闕諫官。

臣竊上言。恭惟太上皇帝臨涖天下二十六年。憂勤政事。倦於萬幾。久有傳位聖慈之意。比緣戎虜深侵。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俾領開封牧。付以軍國之事。則是傳位之本旨也。天以上皇英明果斷。獨定大義。魏魏盛德。比同帝堯。在廷之臣。無能仰贊睿決者。而誠心退托之意。未孚於天下。何以昭示後世。見天王之用心哉。願下明詔。推原盛德。宣布中外。以稱陛下尊崇孝養之意。著在史册。垂之無窮。天下幸甚。奉聖旨依奏。

知樞密院事李綱奉迎太上皇於南京。賜玉帶金魚古象簡。初道君以正月三日夜乘船出通津門。獨蔡攸及內侍數人從。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於岸側得小船乘載。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館於亳州中宅。市驢騾乘之。至符離始登舟。及泗上少憩。宇文粹中及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淮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遮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揚州。王子帝姬皆流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行宮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以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藉藉。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指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聒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使臣數十人以行。右丞李綱白上曰。此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聒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泌頸泣曰。思不及此。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上感悟曰。奈何。綱對曰。不若能山之行。顯謫童貫、朱勔、盧宗原之屬。陛下降詔蔡攸委令勸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山乃不果行。童貫等亦相繼而去。道君皇帝喜李綱之來。故有是賜。

十七日。徐秉哲除殿中侍御史。呂好問左司諫。崔鶚左正言。李擢、李會、師冀並與外任。孫覿、唐重日下出門。

知樞密院李綱奏京城四壁提舉守禦官以下計八百八十三人隨龍人別作施行外奉聖旨並與等第推恩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聞昔晉公既立賞從者之爵而介子推不言祿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義罪賞奸上下相蒙後世賢之夫臣之事君有義命焉貪天之功爲己功是無命也義罪賞奸上下相蒙是無義也有一於此罪莫大焉臣伏聞昔者若英宗登極韓琦嘗專策立之功掩慈聖光烈之大德矣時富弼辭轉官之疏有曰安得如韓琦等後來之功效深切著明蓋譏之也哲宗登極蔡確又專策立之功掩宣仁聖烈之大德矣時王巖叟行謫命之詞有曰太母立孫乃敢貪天之力蓋罪之也雖然慈聖之謗至今未泯忠臣義士爲之痛心疾首二臣之罪大矣恭惟太上皇帝臨莅天下二十有六年憂勤政事倦於萬幾久有傳位聖嗣之意道路之人罔不聞知比緣戎虜深入兵革方興發於誠心以陛下領開封牧付以軍國之事則是睿志先定傳位之本旨也道途之人咸知聖意所起跂踵朝夕冀聞大號是時吳敏給事黃門寓直翰林當草傳位之詔即用爲門下侍郎天下之人因言敏首建大謀由是策立功獨歸於敏而上皇誠心退託之意未孚於天下夫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此古今之通義而上皇聖意之先定者也陛下毓德春宮十有一年天人之望允屬宗社之託已固禪授之際誰敢異議者若敏果有此言亦人臣之職當然耳尚何功之足云若獨斷於上皇之意是乃貪天之功也不兩月爲樞府宰相叨竊大位意得色驕受此名而不辭得不愧於忠臣義士之心乎況敏天資懦弱暗於事機受任以來依違苟免謨謀知略曾未有

聞。比者王旅既集。軍聲大振。不能仰贊睿決。殄此窮虜。乃同衆人堅守和議。而又懷私謀身。植黨庇奸。聲名日損。天下失望。欲望聖明罷敏政事。黜其策立之功。然後下明詔。推尊上皇誠心退託之本意。以明父子之恩。以正君臣之義。以爲人臣貪功竊位者之戒。取進止。

十八日。御史中丞許翰言。恭覩陛下自膺受大位。獨奮乾剛。誅流凶奸。四方之人。莫不鼓舞。獨朱勔父子未就殲夷。士論猶鬱。勔肆奸惡。踰二十年。專以技奇淫巧。熒惑朝廷。花石之供。毒流海宇。竭百姓膏血。罄州縣帑藏。一門之內。建節正任。厮役姻親。悉補官爵。權傾中外。濁亂朝政。名爲應奉御前。其實般入私室。錢穀出入。不許驅磨。計其奸贓。擢髮莫數。臣近嘗論奏。方今兵興之際。上下匱乏。宜修理財之政。常自東南始。雖諸局支用。難以稽察。而有司帳籍。尚可驅磨。欲望陛下擇有風力清强官。就兩浙近便處置司。追攝勔父子并其姪汝翌、汝賢等。及自來專一應付嘗爲監司守令。力能刻剝生民。助其凶焰。除徐鑄、王汝明、蔣彝已死亡外。令前發運使盧宗原、陸眞、前兩浙提刑王仲閎、胡邃、前兩浙提舉常平趙霖、前知平江府應安道、通判陸宲、許操、司錄周杞、前知常熟縣宋晦、前知華亭縣黃昌衡、淮南運司俞賜、前知秀州周審言、并諸司人吏已未出職。並乞鈎赴所司。一就勾勘。根磨自來應付過錢物。計其家資。盡行籍沒。內有百姓田。元係强奪侵占者。據契撥還。勔父子罪惡滔天。非正典刑。戮之藁街。不足以舒東南士民怨憤之氣。上項官吏。各具罪犯。取旨黜責施行。

聖旨。特免根治見任人。並罷。胡邃放罷送吏部。王仲閎、俞賜、周審言落職。陸宲、許操、周杞、宋晦、並送吏部。

臣僚上言。伏見三月十五日聖旨。朱汝賢、汝功、汝楫、汝翼、並與守本官致仕。吏部供到。朱汝賢係慶陽軍承宣使。汝功係是拱衛大夫靜江軍承宣使。朱汝楫係拱衛大夫華州觀察使。朱汝翼係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朱汝舟係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臣竊詳陛下即位以來。斥逐奸凶。已正典刑。而蔡京、王黼子弟族人職名爵秩。例從降貶。四海莫不欣快。而朱冲父子。竊弄威福。肆爲奸貪。無所不至。引用羣小。自監司以至州縣。徧滿東南。士民怨憤。孰不扼腕。今朱冲既死。卹典未經追奪。而勔止放歸田里。今又使子孫以崇階美職。退歸里閭。恐非陛下誅鋤奸凶。愛惜名器之本意。伏望悉行追奪。以爲僥倖小人之戒。奉聖旨。朱勔令衡州居住。朱汝賢、汝功、汝舟、汝楫、並與武功大夫。餘官追奪。朱汝翼落職。內朱汝明仍落遙郡。並令隨侍朱勔所在州府差人管押前去。朱勔孫閤門宣贊舍人朱紳、朱繹、朱約、朱絢、朱緯、朱綬、閤門祗候朱綽、朱紳、並落職隨侍前去。

十九日。駕出郊奉迎太上皇后。

二十日。張孝純、陳遘、詹度守城有功。張孝純、陳遘、並除資政殿學士。詹度除資政殿大學士。　知澤州高世田除直龍圖閣通判。時敦除直祕閣。以虜至能保州城故也。

章思永除監察御史。

上皇密表。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天大法都天教主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上言。高上玉清神霄九陽總眞自然金闕門下。臣曩者君臨四海。子育萬民。緣德菲薄。治狀無取。致干戈

並興勿獲康靜以宗廟社稷生靈赤子爲念已傳大寶于今嗣聖庶幾上應天心下銷兵革所冀遐邇歸順宇宙清甯而基業有無疆之福中外享升平之樂如是兵賊戕偃薄率安康之後臣即甘心守道樂處閑寂願天昭鑒臣不敢妄言若將來事定復有改革窺伺舊職獲罪當大已上懇祈或未至當更乞重降災咎止及渺躬庶安社稷之基次保羣生之福五兵永息萬國咸甯伏望眞慈特賜俯鑒臣謹因神霄直日功吏王操密表一通上詣神霄玉府玉清引進仙曹伏俟告報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以聞

二十一日駕詣甯德宮朝見太上皇后

敕扈從上皇行宮官吏等乃者上皇南幸淮浙朕方懷然固守宗廟恭念行宮跋履山川蒙犯霜露夙夜思慕恨不能從實賴忠良代朕宣力悉心扈衛迄保安甯今鑾輿將還天下共慶有功者賞衆無間言應扈衛行宮官吏已詔有司候還京日優加賞典除有罪之人迫於公議已行遣外餘令臺諫並不得以今日降詔前事彈劾其有願在外居住者聽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又詔遣陳求道賫銀絹支賜扈從將校軍兵仍賜詔諭

孫覿差知和州朱勝非與郡　盧襄除兵部侍郎

二十三日聖旨布衣上書或有可行者作速施行使民庶知朕能用直言之意　監察御史余應求言近年臣僚陳請乞不隸臺察者如東西兩閤門客省四方館不隸禮察之類並乞依舊施行奉聖旨依奏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伏見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曾紆福建轉運副使趙岍、唐績提舉市舶張佑提舉廣東

香鹽黃昌衡提舉京畿常平陸宰皆緣交結權倖以躐取名位邪佞凶惡素無廉聲皆不足以當一道之寄、蚜績連任福建漕臣朝廷近差陳磷等爲代遂通賄賂於梁師成以造茶爲名不肯離任佑乃泉州大商今市舶廨舍在泉州背公營私何往不可贓汚不法民受其弊昌衡宰皆朱勔上客昌衡頃知秀州華亭抑勒人戶依等第科買白鶴每隻至有百餘千者自秀至蘇花石珍禽絡繹不絕遂就除本州通判益肆掊取宰知平江、長洲專一勾當朱勔家事抑勒上戶爲朱勔佃田枷項承認至破家蕩產猶監鋼不已良民子女必爲勾致田園膏腴者竭力攘奪以搜尋奇玩而發人籠篋者有之以訪求古物而掘人坟塚者有之紆故相布之子因諂事內臣王珣進職賜帶頃任眞州、鎭江通判皆以本州倡女自隨替罷挈之而去帷薄荒穢父子聚塵尤爲清議之所不容伏望盡行竄斥以正刑書奉聖旨曾紆趙蚜唐績張佑黃昌衡陸宰並放罷送吏部內有職人仍落職

二十五日臣僚上言右文殿修撰京東轉運副使王子獻儉佞無恥諂事李彥以公田刻剝於民夤緣進職京東之民欲食其肉又諂事趙良嗣移漕燕山貢權恃勢略不事事爲言者論奏降黜以趨媚李彥不旋踵還秩復使東京提舉京西路常平李端愿巧倖便佞奴事李彥貨賂交通無復廉節屢爲辟薦以常平與之乃强罷見任人李處退在京西一路騷動民不聊生伏望並賜罷黜奉聖旨王子獻、李端愿並放罷送吏部王子獻仍落職

監察御史胡舜臣奏西清次對之官天子侍從之臣也非文學足以備顧問德望足以儀朝廷者豈容冒

居、自崇甯以來、宰相之子、例爲此官、既除脩撰、卽遷待制、有如階官指轉行、名器之輕也如此、祖宗之時、宰相子官至正郎者猶少、趙普、王旦爲相十二年、子猶白身、此蓋不欲使貴胄與寒畯爭進、所以服人心也、至蔡攸始爲待制、士論駭之、其後乳臭童稚、目未知書、綺襦竹馬、方務嬉戲、而官已列禁從、蔡京、王黼之子、今已落職、而鄭居中之子修年、億年、劉正夫之子早民、皐民、余深之子章、白時中之子彥暉、或爲待制、或爲直學士、官品崇赫、而人才駑下、何以稱之、有害國體、取笑夷夏、伏望悉祓其職、以協輿論、奉聖旨並落職、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如李邦彥主和議、李梲、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有索金銀於民間、而措置乖方、爲國斂怨、莫如王孝迪、今猶以祕殿峻職、出守巨藩、臣所未喻、按孝迪天資庸陋、無一可用、爲禮部尚書、則禮部之事廢、爲吏部尚書、則吏部之事廢、爲翰林學士、則文詞疎繆、取笑四方、其不才如此、豈宜參預大政、第以李邦彥、凭家驟引、爲中書侍郎、當國家多難之際、曾無一言之補、及索金銀、而國人以陛下卽位之初、遭此變亂、皆願效死、以濟緩急、又豈愛其寶貨哉、但溫語勸諭、無不可者、孝迪取大書巨榜、揭於通衢、以虜人殺掠劫僇爲詞、恐脅士民、而不知辱國已甚、又趣之太急、使之告訐里閈之間、無不怨憤、所從官詣權貴之家、差牒未授、降官以至庶人、皆笑其昏妄、無所可用、一至於此、使臨方面、民亦受害、伏望特賜罷斥、奉聖旨、王孝迪放罷、

門下侍郎趙野奏、蒙陛下差委奉迎上皇事、與志違、進退失據、若卽乞身引退、恐陛避事之嫌、若不具布

情實。議者必以臣爲貪位固寵。恬不知恥。尙因使事。以苟榮祿。伏望陛下俯察愚忠。保其素守。特降睿旨。許臣候奉迎上皇回日。守本官致仕。或在外宮祠。奉聖旨。所請不允。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伏覩去年十二月太上皇帝下詔有曰。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臣於此有以仰見太上皇帝聰明仁聖。憫黨人之流落。鑒法度之拘畏。欲兼收並用。革而通之。以示天下之至公也。今陛下克紹太上皇之美意。已贈司馬光等官及遵奉祖宗法度矣。臣愚謂如黨人之未沒與其子孫可錄用者。願令有司條具以聞。夫太祖太宗與熙甯元祐紹聖之所行者。皆祖宗法也。損益因革。不可偏廢。願詔朝廷置司講畫。取其得於中者而行之。以稱太上皇之明詔。不勝幸甚。

二十六日臣僚上言。契勘前日金賊犯順。朝廷下諸路調集天兵。起發財物。而監司守令。奉行不一。適以擾民。姑以所聞江西一路言之。調發科配。縣各爲政。或概勒編戶。應募爲勇敢。或遂用稅錢。敷出僱夫錢。此州縣所行也。或朝廷拋糶數外。別作名目。復糶數十萬斛。而未嘗有本錢。或詔令已罷。非從拋置。而遣官催促起來如故。此漕司所行也。或起諸處歲額合用錢。而聚寄於所在屬縣解宇。此倉司所行也。或令州縣盡數起發槍杖手。資給發遣。或令諸縣且教閱槍杖手。別聽指揮。此憲司帥司移檄之異也。凡此數端。乃其大者。民間洶洶。一日數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早賜戒飭。如諸路有似此去處。亦乞依此施行。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知樞密院李綱劄子。臣昨任太常少卿。因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論事。內一項言。金國遣使。

有所邀求。其他可從。惟求割河北之地。雖尺寸不可許。但當答以祖宗境土。爲人子孫。固當守之。且河北燕山接境。賴塘泊以爲固。今割以與之。則險阻之地。盡在彼疆。何以立國。當擇使以死爭之。其後金人犯闕。遣使議和。李梘、鄭望之等實任其事。而金人所須。以親王宰相爲質。還歸朝人。割三鎭地。索金銀物帛之數。後與李邦彥等廷爭。以爲宰相當往。而親王不可往。歸朝官當與。而三鎭之地不可與。金銀物帛犒師之數。當量力以畀之。不然。後且有悔。當時議論與羣臣不合。因再拜乞罷。蒙陛下厚恩。撫慰再四。俾專治兵。方時艱難。不敢力請。至於誓書之類。並不與聞。然猶有力留三鎭之詔。以待勤王之師。俟其大集。因欲以將帥之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既而姚平仲妄作小衄。臣亦罷斥。而三鎭之詔遂行。方金人退師已遠。挾質以往。必期於得地而後已。如三鎭果下。則異時河北河東必不能守。密邇畿甸。宗社可憂。萬一三鎭爲朝廷固守不下。彼必挾親王以行。陛下手足之愛。何以爲懷。由是觀之。當時計議奉使之臣。得不深罪。自金人退師後數日。遣兵防扼。不復尾擊。蓋以親王在之故。然而金人本約親王至河而反。今以爽約。又沿路屠僇。橫死滿野。則和議盟約。已不可守。異時既得三鎭。別求釁端。不旬日而至城下。其患豈淺淺哉。今雖遣姚古、种師中渡河。爲三鎭聲援。然相去金人二十程。緩不及事。臣恐三鎭民心搖動。或不能守。將來建置帥府。與之對壘。當於何郡控扼防托。當以何兵蓄聚糧草。當以何法遣師命將。當以何人。夫四者。不可不預爲之隄防。臣昨已具劄子奏聞。乞令元建議臣僚措畫。未蒙施行。當今所急。無大於此。願下臣此章。令在廷之臣集議其所長而施行之。天下幸甚。

太宰徐處仁劄子臣聞早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昔漢文帝從代來即位纔數月之間有司固請預建太子唐太宗內禪未踰兩月亦立太子何者當危疑之際所以正國本繫人心也恭惟皇帝陛下毓德宸闈年垂一紀仁孝聖哲日聞四方天下莫不歸心故一旦金人入寇天步艱難太上皇帝舉神器以屬陛下而人無異議天下帖然數旬之中胡馬旋遁社稷再安者蓋以陛下種德之遠人心素歸故也然而滑夏之後國威實行尚聞頗有不自安之人肸動浮言震驚於衆臣愚竊以謂非早定元子之位無以鎮之法古者豫建國本以宰天下臣不勝大願如蒙察允即降乞三省密院速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典禮施行臣昧死取進止　奉御扎批付三省

二十七日迪功郎范宗尹奏臣竊謂方今天下之事可革者甚衆而欺罔之風革之尤不可緩夫鹿之與馬相去遠矣趙高謂鹿爲馬而二世惑焉蓋以天下而欺一人故也以天下而欺一人其禍可勝言哉臣觀國家自崇甯以來上自宰輔大臣下至州縣賤吏莫不以欺罔相高是以財用匱竭生靈愁痛災異數見盜賊羣起而道君不知也前日之禍職此之由今陛下纘紹之初國步艱難之際正當明目達聰之時而臣下尚有肆爲欺罔者使此風復熾則天下之禍將有甚於前日者矣臣願明詔臺諫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之臣有嘗爲欺罔者事無巨細已敗未敗悉仰檢舉彈奏以聞然後聲其罪於天下而重加誅責使天下曉然知欺罔不可復爲則陛下深仁厚澤得以下究矣取進止奉聖旨出榜朝堂宰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然後車駕進見李綱以謂不若止依常

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欲過爲之防。恐卻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之疑。有所不免。綱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鐵者。則爲患不細。南仲不已。綱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致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與暗推之。其患至於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常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南仲怫然而罷。既退。再召對於睿思殿。南仲起奏曰。臣適過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綱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才。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馬出疆。道君變與還闕。然後求歸里閭。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復留。願以公輔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曰。卿不須如此。於是綱出居啓聖院。不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差御藥宣押造朝。及押赴密院治事。

二十八日。少宰吳敏劄子。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朝。忠義憤發。首陳去奸之義。繼上用賢之請。陛下虛己。即聽其言。剛克沉潛。或久乃施用。東之被獎。今適其時。伏望錄東忠謀。加以官使。以諷在列。奉聖旨。補迪功郎。賜同進士出身。與太學生錄差遣。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竊觀陛下踐阼之初。以朱勔放歸田里。天下莫不稱頌。新政先於去惡。然士論籍籍。

猶謂典刑未正。臣請爲陛下言之。論者曰。勔施毒蟄於東南。爲民蠹賊。爲國斂怨。而臣復以勔有大惡。不可不誅。御前財物。非天子私藏。蓋欲廣儲蓄。備緩急耳。勔輒請爲花石什物之費。今日百萬。明日數十萬。前後蠹耗。不計其數。東南常平司錢則取之。向來燕山免夫錢。宜不可取矣。勔亦取之。遂使國家財物。內外一空。今日兵興之際。幾不可支吾。自發運使部刺史以至州縣長吏。屬皆勔以貨賂除授。特謂東南爲小朝廷。於是令行私廷。權移阽庶。廢置予奪。在牙頰間。夫人主之所以崇高者。富貴也。富以其財。貴以其權。豈臣下所得而有。勔閹閣賤人。而專國家之財利。行朝廷之權勢。而又奪民田宅。以爲己有。器宇服用。上擬乘輿。田畝庳廊。跨連州縣。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非國之利。百姓所以愁恨。士大夫所以憤懣而切齒也。勔之大惡如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猶偃然里第。曾無少損。何以懲不軌而昭典憲。伏望睿斷。賜以誅殛。籍沒其貲產。凡勔所引用。悉行廢黜。以慰天下之公願。又奏臣嘗論朱勔放歸田里。罰不當罪。未蒙施行。臣更爲陛下具疏其惡。勔市井之人也。始以高貲交結□□奉花石及造作前件物。前後十年。蠹耗御府及東南財用。不可以數計。凡進奉之物。皆強取於士庶之物。未嘗酬直。造什物。則州縣之財爲之一空。所獻什物。纔直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遺權倖。以徼恩寵。故勔建旄鉞。與將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下迨厮役。猶爲橫行。朁妾亦有封號。汁辱名器。中外不平。勔與其子汝功、汝賢。各立門戶。招權黷貨。上自侍從以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人子以進。若甚衆。貨賂公行。其門如市。廢置予奪。易若反掌。遂使忠義之流。恥見纓紱。以勔所引用布列內外也。勔之田產。跨連

郡縣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守令爲用。莫敢誰何。人人銜冤。痛入骨髓。是爲封豕長蛇薦食於民者也。頃嘗引趙霖建三十六浦閘及浙西閑田。驅二浙安業之民。興必不可成之役。徙菑丁夫。憂及下戶。方時天寒。役民於風雨波濤之中。死者相藉。霖欲牟利獻勤。督役益嚴。吳越不勝其苦。盧宗原知徽州。盡斂公錢。遺勤驛引爲發運使。未幾得待制。宗原掊克六路。被害。妄興水利。倖求功賞。實倚勤聲勢。無所忌憚也。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輩。以常平轉運使錢與之。舳艫相銜以往。皆賴勤以竊顯官。小人多才。窮奢極侈。其居游園第。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非所以致嚴肅尊君父。在京則以養種園爲名。遷徙居民。以爲宅所。占官舟兵級甚多。月費官糧。充其私用。臣近常論勤專國家之利。行朝廷之權。而勢侔人主者此也。人臣之罪。莫大於是。如此而不誅。則朝廷之法廢矣。廢法以惠奸惡。非聖朝所宜有。伏望特賜即加誅殛。仍竄流其子孫。籍沒其資產。凡所引用。悉行廢黜。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奉聖旨。朱勤安置廣南。籍沒財產。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聞舜既受命。誅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輕重當於人心也。陛下臨莅以來。元惡巨奸。相繼誅逐。而天下之情。終未厭塞者。以其用刑輕重未當於人心耳。臣請陳之。近年用事之臣。欺君妄上。專權怙寵。蠹財害民。壞法敗國。奢侈過制。賕賄不法者。蔡京始之。王黼終之。則京之罪大於黼審矣。隳壞軍政。搆造邊隙。棄盟啓戎。括寇胎禍。私取官物。擅蓄禁兵者。童貫始之。譚稹繼之。則貫之罪大於稹審矣。佳花美石。珍禽異獸。挽車行舟。水陸不絕。割剝百姓。荼毒天下者。朱勤始之。李彥繼之。則勤之罪大於彥審矣。外總樞府。內預朝政。用名士以

濟其奸。盜文名以售其僞。專爲諂媚。以導主意。競作淫靡。以蕩上心者。蔡攸、梁師成實爲之。則攸、師成之罪同矣。比者之褫職之八人。今黼、稹、彦、師成、或殄或竄。而京、貫攸、劭、尙從輕典。罪罰之不同如此。此軍民之所以憤怨。士論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譏。大臣有庇奸之謗也。伏望睿慈。大正典刑。放京、攸於南荒。梟貫、劭於東市。以慰宗社之靈。以決天下之望。不勝幸甚。

制皇弟太傅鄆王楷爲鳳翔彰德軍節度鳳翔牧兼相州牧。太保肅王樞爲太傅。淮南山南東道節度使。制曰。篤於親以興仁。莫先立愛。友於弟而施政。不令自字。朕嗣守慶基。仰奉慈訓。肆褒崇於同氣。乃誕舉於彝章。咨爾在廷。聽予作命。皇弟太傅靜江奉國軍節度使桂州牧兼鄭州牧康王□□履常而達變。迪哲而允文。傑才鍾河嶽之奇。英氣稟乾坤之粹。佩服儒術。居閑義理之多。周旋庸營。弗爲威武而屈。克成休烈。載錫寵光。河間大雅不羣。茲聲華之特異。東平全忠成孝。宜眷禮之有加。屬綦極之云初。肆宣恩而自近。其更旄於兩鎭。仍衍食於名田。嗚呼。小雅編棠棣之詩。尤見急難之助。開元著脊令之頌。是彰友愛之符。往體眷懷。益紓壽嘏。可特授集慶建雄軍節度使毫州牧兼平陽牧。依前太傅康王。制皇弟太保武勝與甯軍節度祁王模爲太傅。清海慶源軍節度。太保濟王栩爲太傅。護國甯海軍節度。太保沂王楥爲太傅。河陽武甯軍節度。皇弟南康郡王杶爲檢校太傅。威武軍節度。鄆國公榿爲檢校少傅。橫海軍節度。皇弟太保景王杞爲太傅。荆南鎭東軍節度使。皇子大甯郡王諶爲檢校少傅。甯國節度使。皇弟太保莘王楨爲太傅。保平崇信軍節度使。皇弟韓國公樞爲檢校少傅。安德軍節度。皇

弟徐王棣爲太傅、山南西道武昌節度。皇弟平陽郡王榛爲檢校太傅、甯江軍節度。已上並以上卽位推恩也。

錢蓋除龍圖閣學士、充陝西路制置使。解潛充陝西五路制置司都統制。錢蓋專一措置京兆府等路保甲。前軍器少監郭忠孝差京兆路提刑。兼同共措置保甲。

二十九日。金人自過大河。已見渝盟。所有發遣歸朝官幷歸朝人。並令依舊更不發遣。

三十日。臣僚上言。伏見新除發運使宋煥。憸佞庸狡。專事反覆。早締交於王黼。復聯姻於蔡攸。叨竊寵榮。積有過惡。朝廷近者再除煥發運使。臣等謂陛下閭略往愆。責以後効。未敢論列。今聞煥乃包藏禍心。覆出爲慝。搆造不根之語。脅持上下。欲以離間陛下父子之愛。物論恟恟。莫不疑駭。伏望斷自淵衷。早賜竄逐。又奏。伏見宋煥以險詖之姿。專爲反覆。昨自發遣能歸。既欲自爲身謀。又欲黨庇蔡攸。盛稱蔡攸有扈從之功。又言上皇忿怒之意於陛下。又自稱所以解釋上皇之語於縉紳士大夫間。聞其言者。莫不駭愕。臣料煥既於陛下之前妄言上皇忿怒之意。以恐動聖聽。安知其不於上皇之前。又搆造疑似之語。以濟其私乎。仰惟上皇誠心退託大寶於殿下。授受得人。良所忻然。陛下自行宮東去。朝夕冀慕。見於顏色。父子之間。誠意相感如此。上皇何事而致怒。陛下何心而有疑哉。煥乃懷奸爲惡。反覆離間。如此不置於理。無以懲戒。又貼黃稱。竊見往者初疑金賊入寇。煥首除發運使。其實護送蔡京、蔡攸家屬盡往東南。故京攸一門與煥之家中外千餘人。無一在京師者。至於京攸門下之士。棄官而逃者甚衆。其後公卿士夫各

遣家出京城。十家九空。實自喚首爲此計以誤之也。迹其罪狀。誠不可貸。欲望併賜施行。奉聖旨。宋喚落職。與在外宮祠。

監察御史余應求表。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爲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於多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爲後世深戒者也。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成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命帥。固當委任。責以成功。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干預軍政也。竊見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令日報將兵覆驗首級。提點賞犒。催促糧運。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又預軍政矣。雖名承受。其實監軍。夫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賞。退則引兵先遁。今嗣昌又責以隨軍步馬各兩隊防護。若近裏勾當抽摘隨行防護。是又踵唐監軍之迹也。如此。豈有同心赴敵。死於行陣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勞。將爲監軍所制。將自茲始矣。臣又觀童貫之初用事也。爲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既而措置邊事。又爲安撫制置使。又爲宣撫使。終之爵郡王。職樞筦。稹之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既而爲勾當公事。又爲淮浙制置。末乃爲河東宣撫使。蓋其由來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爲承受。許預軍政。師還有功。後或任使。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爲貫、稹者乎。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防微杜漸。當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愼守典憲。無敢侵紊。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爲亂階。漸

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竄責。以爲中人預軍事之戒。以示專任將相之意。不勝幸甚。奉聖旨。王嗣昌奏請畫一指揮。更不施行。

臣僚上言。臣等伏見蔡京父子。當國日久。竊弄威柄。敗壞紀綱。使朝廷失信於四夷。致上皇貢謗於天下。軍民怨憤。士論沸騰。前後臣僚論列非一。其他元惡巨奸。悉已竄逐。獨京父子。尚遲回近甸。未正典刑。訪聞攸不自引避。欲以扈衞行宮爲名。僥倖入都。竊聽民言。深可憂慮者。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伏望陛下特降睿旨。早賜黜責施行。奉聖旨。京攸累有言章。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責。爲勸上皇北歸。已降授太中大夫。提舉宮觀。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

制曰。呂刑三年。論罪莫先於無上。舜功二十。知人實本於殛凶。若稽先聖之格言。參酌庶民之公論。肆於元惡。敢廢刑章。責授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蔡京。以疎虞不學之資。挾輕果敢爲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剝掠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誅鋤略盡。竭府庫之儲。以供浮費。假爵祿之寵。以市私恩。黎元愁痛而無樂生志。士隱憂而至祈死。當上皇之覺悟。畏天戒之昭垂。屢明衆惡而斥疎。卒以自營而收召。至交通宮禁。黷用邦財。眞同妾婦之爲。莫識穿窬之恥。逮眇冲之臨御。屬中外之艱虞。靡知狥國之忠。但出全軀之策。靖言蠹敗。已無及於噬臍。悉舉愆尤。殆不勝於擢髮。彈章疊至。群朋敢私。謂捨彼豺狼。安用狐狸之問。而養茲稂莠。其如禾稼之傷。原情本合於

殲夷。遠佞姑從於屏棄。體予恩宥。無忝省循。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聖旨。內侍官觀察使衙內除去管內二字。

靖康要錄卷第五

四月一日。詔皇太子大甯郡王諶。嫡長而賢。年甫就傅。可依大臣所請。擇日降制。立爲皇太子。

二日。臣僚上言。近日朝廷元惡大憝。悉行竄殛。而殘孽未殄。士論不厭。李彥括田。京東西賊民之大者。監司守令助彥爲虐者。猶未放逐。監司如王子獻。郡守如韓宗胄。縣令如劉愿。王滸。此數人罪惡尤著。王子獻在京東與彥爲姻好。依勢哀刻。百姓嗟怨。欲食其肉。宗胄守唐。日斂數百千。以供西域。剝膚椎髓。民不堪命。比因軍興調發。恣橫滋甚。至有自經蹈河赴井而死者。不可勝計。道路流聞。情所不忍。劉愿、王滸挾西域之風。殘虐百姓。與宗胄相埒。伏望亟正典刑。使爲惡者知戒。近見除向子韶爲京東漕。其人操守堅正。有狗國變民之心。凡李彥黨與在京東爲民蠹者。宜悉使之究治。鋤其根穴。京西亦乞選擇漕臣。如京東施行。庶幾兩路編氓。積年冤憤。一旦消釋。奉聖旨。王子獻已施行外。韓宗胄等罷京西路委井度餘依

皇弟相國公㬎爲檢校少傅、保甯軍節度。　建安郡王模爲檢校少傅、安遠軍節度。　溫國公棟爲檢校少傅、靖難軍節度。　嘉國公椅爲檢校少傅、彰信軍節度。　儀國公桐爲檢校少傅、肇慶軍節度。　瀛國公樞爲檢校少傅、雄武軍節度。　昌國公柄爲檢校少傅、平海軍節度。　潤國公樅爲檢校少傅、與德軍節度。　皇伯晉康郡王孝騫以下。並加恩有差。以上卽位故也。

三日。車駕幸宜春苑。奉迎太上皇帝。

少宰吳敏奏臣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此風不見於世久矣臣有私懇上恃聖睿敢冒陳之乃者侍御史孫覿言太學諸生又將伏闕爲變而太學生吳若爲之唱上誤聽吳若能逐今孫覿既責吳若未還臣近稍聞外議謂若常言臣之過而臣勸陛下逐之故至不復臣初不以爲信昨太學生上書亦有道此者則若之有是言審矣臣愚竊謂如臣方蒙拔擢任使而若乃能上書言臣之過此人之所難且以臣之故而逐若此臣之所不安也伏望聖旨召還吳若以慰衆論以明臣區區願聞其過之心以廣陛下求賢之意不勝僭越奉聖旨依奏是日太上皇帝入國門

五日聖旨依熙豐法監司守貳替並成資闕

六日駕詣龍德宮朝見太上皇帝

高陽關路安撫使陳遘中山路安撫使詹度並奏殺獲虜寇其金人已過保州出塞前去保護信祖順祖陵寢並無踈虞

詔曰朕承祖宗之休烈嗣守歷服夙夜興寐弭躬節事日再御朝深訪元元之疾苦務使安之而聞四方郡縣吏奸故習叨憒弗革朕甚悼焉頃緣捍寇俾招戰士聞荆湖間至居民等第雇募財匱力屈軍食調發固已騷動而京西漕臣驅民陸運牛車擔負老壯道斃今若此類則云少間然而貪吏盜攘苛吏搒克種種如故租稅拆科至增數倍供億和市或勿與直吏治之悖繆如此而欲望王澤究宣邦本安阜其道甚艱朕方詔輔臣擇清名吏出案此扇使重置於法故先播告監司守令庶幾承風遵畏簡書自求新益

以稱朕意毋忽。

七日制尚書左丞耿南仲除門下侍郎。

知樞密院事李綱四上劄子以昨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橫遭誣衊有玷國體欲乞罷免奉御批今封還卿奏豈可如此朕委付之意至矣更勿少疑不得再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又詔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日陳危懇甚駭予聞乃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卒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詞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飾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賴以爲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

制曰朕以菲德獲承丕基圖政罔協于中施澤未究於下攬有司之抗議援故實以力陳謂慎主器所以嚴七廟之承謂早建儲所以系四海之望欲遏國家千歲之盛治宜稽漢帝初元之舊文朕恆焉以慙懼然而改惟縉紳之言甚大念祖宗之計莫先勉狥衆懷遂正國本誕揚顯册敷告外朝皇子檢校少傅甯國軍節度使太甯郡王諶生有奇姿性得異稟弱齡好弄屹爾成人之儀長則嗜書粹然盛德之器比肇封於西土猶虛位於東宮是用憲祖之彝章信龜筮而協吉實天心之是佑非朕志之敢私嗚呼朕方遠慕成康之隆近圖文景之懿庶阜民俗克靖我家惟爾益懋於今猷惟爾益勤於典學忠以勵庶邦之享孝以與天下之仁時其榮懷爾益譽處可立爲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八日。臣僚上言。知陝州王復。闒茸貪饕。臨民無狀。蓋王黼、童貫、梁師成之僕隸也。交結近習。賂遺權貴。進非其道。處非其據。今雖落職。猶以通議大夫玷守名藩。不知汰斥。未厭輿論。奉聖旨。王復放罷。

臣僚上言。國朝因唐舊制。刊定三品五品之服。每郊祀慶成。疏恩四海。有司以告。然必限以歷仕之年。拘以通籍之列。除其罪故去官之日。如是乃得五品服焉。又如是而官至大夫。乃得三品服焉。一坐汙墨終身不預也。其法可謂嚴矣。唯中外更踐。實兼望著。則燕朝對敭。間有特賜之寵。以昭異數。然率三數歲不一有也。近歲服章之濫。未見前比。兒童稚齒。垂金拽紫。袂相屬。扇相摩也。外則部刺史州縣之吏。托以辦職。亦獲此賜。夤緣干請。薦紆指笑。而特賜者十常三四矣。又復聽以婦人冠帔改換。於是執政大臣王侯妃戚之家。子孫弟侄。內外姻黨。人人得之。朱紫紛亂。不勝其濫矣。習以爲常。恬不知恥。方陛下修明綱紀。裁抑僥倖。服章之弊。安可不革。昔唐宣宗重惜報章。有司常具緋紫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伏望明降詔旨。自今不許因事特賜與援例改換。其目前非緣陛對。元係臣僚賞賜與冠帔改換者。在京委禮部。在外委郡守。移牒告諭俾之自陳。悉從釐正。若官品相當。及曾任從官以上者。自合如令。其賚賜金帶者。亦乞在此施行。奉聖旨依奏。

御史臺言。根究到保和殿大學士蔡行。自戎寇迫近畿甸之前。擅去朝廷。逃歸東南。奉旨責受昭化軍節度副使。襄陽府安置。又根究到工部侍郎馮溫舒。非因差出。擅離職守。奉聖旨。馮溫舒落職。

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運呂頤浩。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詔吏部隨龍人令取索推恩數內門下侍郎耿南仲遷正奉大夫資政殿學士王易簡遷中大夫應隨龍官吏幷諸色祇應人等有官資人各與轉四官無名目人並補承節郎　譚世勣李熙靖並除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依舊管勾龍德宮

詔龍德宮日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聞

九日少宰吳敏奏皇天眷佑有宋以開中興之業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今日之謂也方今民未懷德敵未畏威謂宜大更革以承天休而玩歲愒日何以有成臣不勝大懼伏望明詔宰執置司辟屬遵上皇詔旨取祖宗舊法悉加討論復其宜於今者以幸天下成王酌先祖之道宜王復古庶幾在此奉聖旨依奏置司討論既而詔少宰吳敏太宰徐處仁各薦舊官十員仍差宰臣充詳議提舉官徐處仁踏逐到呂本中范宗尹爲吏房趙榛李棁爲戶房劉甯止張先幹爲兵房安元方若爲禮房莫儔爲刑房劉彥遠爲工房吳敏踏逐到梅執禮晁說之爲吏房張懿向子諲爲戶房折彥質爲兵房孫傅爲禮房胡安國李朴爲刑房李彌大江端友爲工房於尚書省令廳置司以侍從官爲參議餘官爲檢討分六房使各討論限半年結局奉聖旨依奏提舉官差李綱吳敏徐處仁

太學生陳東補迪功郎除太學錄既而東辭不受命

少宰吳敏劄子奏道君皇帝方舉堯舜之盛德以授聖神而陛下方建宣光之大功以安宗廟茲者行宮還宮法駕郊迎慈孝藹然契闊悲喜天地爲之開霽神人莫不感動中外大慶古今所無此誠宗社之休

臣民之福也臣聞嚴君平爲人父言依於忠爲人子言依於孝臣竊謂今日羣臣之任正在於此願下臣章曉諭羣臣使凡進見於上皇之側者皆能發明聖孝晨夕思慕之心以助慈愛凡進見於陛下之側者皆能傳道上皇聖慈起居悅豫之意以安孝心雖二聖交懽天性至情無待於此然先事而言臣之職也臣不勝大願奉聖旨依奏

少宰吳敏劄子六經垂訓蓋天地所以奠世法也猶之江河淮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自三代以後凡生民有一飯之安皆六經之功世蓋由之而不知獨恨更秦之禍禮缺樂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廢其一其意以謂魯史斷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可考殊不知聖人作經豈不料後世羣言次第湮沒而此經獨存當是之時聖人豈不欲明其說於天下且人之立言辭不達意而必待補足其說則其文亦繆矣而聖人之經豈乃如此是蓋勿思之甚也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著王法譬如覆載之間象緯昭於上而形質列於下是皆一氣所成然則文王之作易孔子之作春秋是皆周禮之所在也臣愚願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今歲貢舉遂以取士庶幾同講聖人之遺經以輔世教臣不勝大願奉旨依奏

臣僚上言河陽鄭州當兵馬往來之衝京西路漕臣陸宰未嘗過而問也但自爲逃竄計不復以國家爲意奉聖旨陸宰落職送吏部

少宰吳敏劄子臣伏聞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士大夫多稱道之臣頃見吳幵詳言其迎

養所生之母孝又嘗聞縉紳誦其詩而端友躬耕蔬食守節自重頃聞講議司欲招之端友訖不肯就自陛下卽位求直言端友當圍城時上書論事甚衆而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近者陛下招延卓茅鄒柄任申先尹淳鄧肅之流偶未及端友臣愚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方奉聖旨賜同進士出身與補承務郎

十日王永從吳湜楊邦直皆係驍擾東南之人臣僚累有章疏永從降授秉義郎致仕吳湜楊邦直並除名勒停送諸州編管日下押出門

十三日乾龍節百官上壽賜宴於紫宸殿太上皇帝賜功德疏一軸香山子一座眞龍卵瓶眞鳳嘴杯各一

种師道种師中等奏昨奉聖訓保守三鎭驅逐金人出界其中山河間府兩鎭幷沿邊州軍並已平安獲到賊俘幷歸業人口不計數目奏聞事

十五日太宰徐處仁劄子唐馬周上疏太宗言陛下誠欲厲精求政不煩遠求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臣愚以馬周之言可謂切於治道乃者金賊乘虛深入蹂踐陵侮無所不至國朝以來未有此辱陛下初卽大位日御便座延見羣臣視閱四方奏報與士民所上章往往夜分不寐而又恭儉約素無所嗜好專以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機拳拳於心勤勞可謂至矣故不二月而金賊出境社稷再安此豈股肱翊贊之助爪牙宣力之効哉蓋聖德勤儉得天心之助也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日愼一日雖休弗休凡脩身治國之要必稽之於祖宗考之於今日如嬪御之多寡宴游

之疏數。土木之營造。道佛之齋醮。近習之權寵。戚里之祿秩。賜予之厚薄。費用之豐約。凡欲有所爲。必仰而念曰。祖宗之法何如。靖康之初何如。三復審諦。然後行之。則國勢安强。民情悅豫。紀綱立而夷狄畏。足以刷金人深入之恥矣。伏望陛下留神於斯。八者朝夕思之。如盤盂几杖之銘。不忘於起居飲食之間。業業兢兢。常如今日。則陛下可以比隆堯舜之盛治。而臣愚亦庶幾馬周之忠君。臣俱榮。不其偉與。奉御札。覽卿所奏甚善。朕志素定。無有少易。

太宰徐處仁劄子。學之爲王者事。誠先務也。陛下毓德春宮。十有二年。寢門問安。而退以經史自娛。臣聞靡不有初。終之實難。願陛下數御延英。延見講讀之臣。仍依故事。時召宰執並赴講筵。所究經義。詢求治道。探之以驗物稽之以決事。與起治功。並隆於唐虞三代之時。實天下幸甚。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否泰以類相及。而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爲往來。方今天下奸惡私職。蕪穢郡縣。戕賊黎元。凡才無爛羊之能。濫寵有續貂之歎。吏部充塞。無闕以擬注。版曹空匱。不給于祿廩。若不一大鏟革。恐終不可有爲。今以軍興多故。郡縣餉運鞭笞良民。無直而罷。上下皆弊。公私共勞。而奸宄而用之人。坐糜食廩之蓄。此所謂繁其華去其實。而披其根枝傷其心者也。願詔吏部稽攷庶官。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諸道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與夫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陂田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文字庫筦之賞。淫朋比德。各從其類。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効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此皆殃民蠹國。敗俗妨賢。奸兇取位。賕賄買官。所叨恩數。不

隆高卑一切追奪還其本秩若非士族而橫竊名器如節度橫行之貴任祕殿延閣之華資或以童稚奴僕而濫膺或以商賈胥徒而貨取人人論列簡牘徒繁願令吏部略具閥閱關諸臺諫分司看詳上之朝廷次第裁抑其坐公田等事如鮮于可等非理譴逐宜自元斷日月復其資秩恩數量才旌擢以勸忠良然後位著可清賢能可進民生可安國用可節昔唐去斜封墨敕之官一日停數千員不以爲疑則今亦何難之有夫糞土爲墻則匠石不施塗塈鄭衛調瑟則后夔難致簫韶願陛下順天休命而一新之奉聖旨依奏

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李倫落職提舉華州雲臺觀以任大理卿日與朱汝賢爲儔侶平江府事皆取決朱勔之家也

聖旨王黼家屬特令任便居住其咸平縣墳地約三頃蘇州田產歲課約二千石並特與給還

戶部尚書聶山能領開封尹　詔賜聶山改名昌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竊聞河北金寇已遁今日備禦之計尤不可不講蓋金寇往來中國如踐無人之境其鋒未嘗少挫而又載金帛以往穀擊而肩摩陬略產蓄與夫編民子女襁屬不絕一舉而獲利如此輕我之心必甚復來之期今秋決矣古人所謂來而不能困去後未易服者此也然則邊患之事今爲急務正使愛日之圖孜孜汲汲以至折膠之時猶恐勿及若曰寇退未必復來偷頃刻之安務省簡之集臣恐禍至甚於前日傳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貴及時也時惜易失而難得從時者若救火追亡蹶而趨之若

夫邊城以北深溝高壘據其要害集其走險使騎不得越明斥候謹守備選將以任之練兵以使之積粟以實之誠爲今日先務經營措畫今其時也舍今日而不爲恐無及矣蓋自童貫開燕以燕爲邊面如雄州中山河間疆場備禦一切廢罷凡百邊事久習誕謾兵以少爲安粟以無爲有將以不才爲才臣願陛下詔三省樞密院使各加意務爲實事更惜寸陰而爲之先條邊防之事其大者有幾雞鳴而起曰今日爲某日用某人明日亦然而日復一日所爲不輟庶幾能爲先患之防向蔡靖到燕山日以危急告朝廷而白時中李邦彥恬爲無慮失其機會遂使胡騎長驅莫之能禦臣所以乞朝廷孜孜汲汲措畫邊事恐蹈覆車之轍復貽陛下宵旰之憂也伏望睿斷督責大臣使之愛日措畫邊備天下幸甚奉聖旨三省措畫

十六日臣僚上言臣聞唐德宗巡狩奉天自發洋州百姓進獻瓜果欲與散官陸贄不可曰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惟勛功才德所宜處之夫散官虛名也贄猶力爭至數千百言而不已誠以所係者重也臣伏聞上皇東以下缺七字此乃臣子之常分何足爲功兼供饋之物自一毫以上皆出行人及坊郭鄉村有物力之人非出於供饋者之家也供饋愈辦則剝民愈深臣訪聞其間巧於謀身者多是交結近習縱其請求須索無藝往往緣此得其懽心掊揚贊美達之上皇遂至增秩賜金行宮如市有再任有三進官者有賜黃金至百兩者有召赴都堂審察者濫賞橫賜非散官之美也陛下修明百度抑絕奔競如此而士大夫冒犯廉隅僥倖苟得如彼況上皇鑾輿還闕將士冒行陣突鋒鏑以衛護社稷者或橫

屍原野暴露邊鄙未聞少加恩典而首及州縣猾邪之徒非所以示天下之公也所有遷官進職指揮伏望寢罷以安人情契勘上皇經由道路宣力人甯陵知縣趙子游、喻先祖、葉景述各轉三官等聖旨轉三官人轉兩官餘轉兩官人轉一官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國家承祖宗積累之盛比年以來國用匱乏海內空虛細民愁苦盜賊縱橫金人乘中國無備敢以數萬直犯京闕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濟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柄於前王黼竊弄威柄於後蔡京王黼敗壞法度於內童貫蔡攸敗壞法度於外爭權競利其初雖相爲矛盾至於包藏禍心害民蠹國則若合符節然竄殛之刑獨加於王黼而蔡京童貫止於善地安置而已罪同罰異其誰不疑雖天心隆怨務欲保全奈天下憤嫉何奈四夷侮笑何若京及貫不肆諸市朝不投之荒裔誠不足以厭天下之意奉聖旨蔡京移衡州安置童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

臣僚上言伏見朱勔父子皆衡州一處安置典刑未正臣竊謂人臣之罪莫大於僭越義在不赦謹按朱勔於私家建神霄殿乃安奉上皇御容於其中恃此脅持上下凡節朔郡縣吏與監司經由皆朝拜於其家人臣之家有朝拜之稱此何理也借應奉挽舟之名私募人兵數千實以自衛不隸州縣結爲死黨大逆不道迹狀明甚竊弄威柄江淮以東均被其毒魚奪民產無有紀極如平江司理院意欲得之州郡即時遷徙無敢不從者凶焰如此若不早爲之所竊恐別致生事伏望肆諸市朝與衆棄之散遷其子孫投之四裔以絕奸倖天下幸甚奉聖旨朱勔移韶州羈管

制以檢校少保平涼軍節度范訥爲右金吾衞上將軍。依前中太乙宮使。訥以疾辭節。故有是命。

制加鎭洮軍節度种師道爲太尉。依前河北宣撫使。

聖旨。朱勔子侄分散諸州居住。朱冲、朱勤、官爵並行追奪。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臣僚論宇文虛中罪狀。宜正典刑。陛下俯狥公義。特能樞笼。然猶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士論藉藉。豈所當得。謹按虛中天資奸佞。善麗權貴。始由梁師成以進。其後童貫平燕。遂爲參謀。凡貫欺妄君父。文飾己功。而見於章奏者。皆虛中爲之。自貫始開燕薊。謀取雲中。臺國喪師。妄竊功賞。招納叛亡。搆成邊患。皆虛中主謀。及貫聞寇至。棄兵遁歸。而虛中亦與之偕。矧道使邊域不守。胡騎長驅。在律當與貫相次受誅也。朝廷猶責以後效。進大學士。用爲軍前宣撫使。虛中輒遁逃淮甸。至煩聖旨遣內侍追尋。始趨闕下。自知罪惡昭著。不可逃責。乃巧詞詭說。求使虜帳。是時和議已定。虛中何與焉。掠爲己功。遂參樞廷。其懷奸誤國。方命營私。罪不在王黼之下。自朝廷議割三鎭。凡士大夫以至閭閻僮夫匹婦。莫不皆以爲非。獨虛中與李梲、李鄴、鄭望之輩。以爲當然。其意實欲賣國結虜。自爲身謀。於是爲虜張大其勢。恐脅朝廷。李鄴謂虜如龍。如虎。虛中謂體生鱗甲。不可與敵。是反於虜爲說客。使我畏縮甘心割地。古人罪六國之臣曰。外挾强秦之威。內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虛中之謂也。今以祕殿峻職。出鎭巨藩。欲望早賜流竄。以爲誤國方命者之戒。所有錢蓋。嘗什邊帥無過失。乞且留青州。以免數易之弊。奉聖旨。曾孝序差知青州。宇文虛中侯替人到。發來赴闕。聖旨。宰執詳受。可權支三分之二。

支賜減半支一次。從少宰吳敏之請也。　聖旨梅執禮、吳幵、楊時、並兼侍講。王寓、莫儔、孫傅、並兼侍讀。餘並罷。

斡离不遣計議使賈霆、副使冉企有議三鎮未下。就差王球引伴到闕。時球至中山鎮望都縣趕及肅王。斡离不以三鎮未下。未令肅王回。故遣賈霆等隨球先來。　制太師鎮南軍節度鄭紳進封樂平郡王。駙馬都尉康國公致仕錢景臻加食邑。應道軍節度朱孝孫加檢校少傅。鎮安軍節度劉宗元加食邑。岳陽軍節度王舜臣加檢校少師。鎮海軍節度劉延慶加檢校少保。保靜軍節度姚古加檢校太師。奉國軍節度高俅加檢校太保。保信軍節度劉敷加檢校太保。武成軍節度劉敏加檢校少師。瀘川軍節度錢忱加檢校少保。彰德軍節度張楙加檢校少師。陸海軍節度鄭翼之、安德軍節度鄭咸之、並加檢校少師。少傅鎮西軍節度衞國公余深加食邑。

十八日。臣僚上言。寶文閣學士前知京兆府盛章。昨自罪廢。覆蒙收用。宜率德改行。上敷朝廷之意。而章虎狼之性不悛。豹虺之毒滋甚。肆行兇虐。毒流一方。近者召兵關陝。以赴國難。章坐觀事勢。遲留不行。進無勤王之心。退有營私之志。而乘時作威。一日殺僇無辜者數十人。軍兵洶洶。幾至變亂。賴朝廷已賜廢罷。使之赴闕。蓋是從官罷帥之故事。非召還也。例皆止於近地。陳乞外任或宮觀。未有乘此徑赴闕廷者。章志在苟得。無復廉恥。聲言召還。遽至城外。臣恐陰懷結搆。復圖進用。若萬一使之立朝。則民庶忿怒之情。士大夫公議不與。必至喧沸。伏望與一外任宮觀。不得復入國門。以爲奸邪小人苟得無取之戒。奉聖

旨依奏差提舉江州太平觀。

太宰徐處仁劄子乞將河北、河東、京東、京西路、應係官田。召募强勇。使爲永業。並依陝西弓箭手法。以爲民兵。又乞漸修馬政。以爲禦戎之備。奉聖旨。並送詳議司。

聖旨揚武知縣蔣與祖長垣知縣上官敏功。能死于職守。各贈五官。與一子恩澤。太康知縣國材。扶溝知縣厚惠下。東明知縣宋晟。能率衆守禦。與改官入。尉氏主簿曹嗣宗。巡轄李充美。因賊至皆死於職守。各贈三官。與一子恩澤。雍邱縣丞趙不矜。攝縣事措置有方。賊不能犯城。鄢陵縣監酒稅趙子瑊。能率衆扞禦。各轉兩官。鄢陵知縣張膺。因賊犯闕。乃稱母喪。輒去官守。賊退復就職。可除名勒停。鄢陵縣尉金賊未至而遁。可勒停。

宣教郎武安國武翌郎王觀。奉使絕域。

十九日。門下侍郎耿南仲言。臣竊見陛下即位之初。夏國賀正人使。襲用前例。持珠玉而來。欲邀厚利。三省同奉聖旨。夏人賫到珠玉。更不收買。賜錢一萬貫。又開封府籍沒到王公之家。有雕鏤靡麗之物甚衆。奉聖旨。華侈什物。並行毀棄。於是開封哀集華侈什物。焚於通衢。都人聚觀。無不嘉歎。以此見陛下不寶遠物。不貴異物。以敦朴爲天下之先也。臣竊記陛下初立爲皇太子。曾具劄子奏上皇。乞裁減東宮庶事。其言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今兩降聖旨。如是信克踐其初矣。臣聞古聖帝明王所以風化天下。事不在大。亦不在多。發於至誠。而天下化矣。史稱漢文之德化。亦初過一二事而已。陛下日

新斯德。久而不渝。則民風厚。邦本固。漢文之地。不足道也。伏望收臣所陳。宣付史館。奉聖旨依奏。

監鳳州酒稅務徐秉哲行殿中侍御史。

二十二日。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近年建節之臣。雖胥吏厮役輩。亦有濫除者。功臣貴戚。羞與爲伍。比者平涼節度范訥抗章。有請願歸環衛。聖恩隆厚。特授以右金吾衛上將軍。制命一頒。衆皆欣忭。臣計相繼亦有請者。今欲乞除宗室及實有軍功人別作措置外。其餘節度並依范訥換授施行。奉聖旨。令吏部開具除授。因依聞奏。契勘鄭紳係太師鎮南軍節度。余深係鎮西軍節度。奉聖旨。鄭紳爲上皇皇后父。特免換外。余深特進觀文殿大學士。

王易簡除資政殿大學士。

制皇弟南康郡王栻進封和王。平陽郡王榛進封信王。皆以將出閤也。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竊以國家治亂在用人。用人在責實。熙甯間。王安石執政。改更祖宗之法。附會經典。號爲新政。以爵祿招誘輕進冒利之人。使爲奧援。挾持新政。期於必行。自比商鞅。天下始被其害矣。以至爲士者。非性命之說不談。非莊老之書不讀。上慕軒黃。下比堯舜三代。以漢唐爲不足法。流弊至今爲害日久。晉以王衍。溺爲莊老。遂至南渡。今天下之士。操筆弄墨。朝誨夕講。升孔子之堂。宗虛無之教。而欲風教不壞。朝廷乂安。其可得乎。朝廷以科舉取卓偉之才。以詩賦待才能之士。以策論試操守之節。或質以吏學。或要以時政。今之策士。盡成虛無不根之言。欲士詳於古今治亂。不可得矣。國家以詩賦爲名臣者。

不可勝紀變更舊章之後至今五紀特立不羣爲大臣幾何人哉國富民康果及祖宗之時乎不待辨說可知矣今國威不彰由用人不責其實救之之術莫若遵祖宗成憲王安石解經有不貳聖人之旨者亦許收用至於老莊字說並行禁止奉聖旨送禮部詳議

聖旨陳瓘子正彙昨緣言蔡京坐罪不召赴闕取旨與差遣

二十四日手詔朕初嗣歷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羣敢肆陵侮侵犯邊境達於都畿賴祖宗社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扞禦而倉猝之間大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啓朕心屏去奸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尾襲騎賊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見所懲秋高馬肥慮復侵軼昨以虎符起天下兵控扼邊陲蕩攘羣醜則何以震懾狂虜奮張天威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各下所管軍州選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糧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再勤師旅良非獲已共攄大憤以圖休息茲惟其時條件付樞密院施行

司諫陳公輔言臣蒙陛下不以臣狂愚擢在諫省此古者拾遺補闕之官自宰相執政以下臣能論之皆不爲難唯於陛下聖躬倘有遺闕臣拾而補之茲爲稱職臣所以不避鼎鑊之罪上干雷霆之威伏惟睿慈特賜矜察臣下情不勝皇恐懇切之至臣竊覩陛下以孟夏享景靈西太乙宮遂幸陽德祐神觀臣淺陋不熟本朝典故不知享親之後退而游幸祖宗有是例耶抑近臣爲之若近臣爲之自不可爲法若祖宗之例亦有可議焉夫誠心齋戒以薦神明瞻其威靈如在其上退而思之不忘於心豈容於此日擁嬪

御具聲樂以肆游幸之樂耶臣恐此舉不足以示孝也臣又觀陛下自初卽位恭謝之時輿服朴素儀衞簡約以至供帳什物伶倫官侍皆少於今日然百姓觀之莫不歡呼感戴以手加額皆言恭儉之德過乎仁祖矣陛下前日之出輿服鮮明儀衞衆多以致供帳什物伶倫官侍皆盛於向時然百姓觀之已有相顧駭歎竊訝之者安知其不聚談族議謂恭儉之德不如仁祖乎仰惟陛下天性恭儉自養德東宮以至卽位之初未嘗少變今日之事必左右近習之臣以諛言媚惑謂陛下有崇高富貴之勢必務爲光華盛麗以歆豔觀聽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區區於此是特示天下以不廣也況今寇難未平民力未裕財用未饒兵計未辦臣下之奢僭未革風俗之淫靡未消全在陛下恭儉節用如大禹文王以救今日之弊豈可僭爲奢靡異乎初卽位之時使百姓議之乎臣竊爲陛下惜之也太上皇帝奉養素厚陛下不可薄乎親必須損己所有以供奉之若陛下不自過爲儉約而供奉上皇又欲隆厚則天下財物何以給之哉臣愚伏望聖慈今後孟享旣罷卽時還宮其餘行幸除詣龍德甯德二宮外皆乞暫罷蓋上皇旣居外宮非時不出陛下亦自不當游幸仍願車駕之出務令簡儉但如初卽位時可也此臣得於百姓之言爲然蓋彼見陛下自初卽位恭儉之時簡儉如此今未三月儀物稍多若是自此天下無事之後豈不復肆侈靡之欲也非獨百姓憂之臣固以爲深憂也傳曰有始有卒者惟聖人乎唯陛下念之臣愚昧不識忌諱觸冒容聽無所逃死在陛下處之而已奉聖旨孟饗今後更不復帶過宮觀儀衞輿服依係故事伶倫聲樂朕素所不好並未嘗用左右嬪御盡舊數皆已放出不曾設置供帳飮食已曾減省可更令簡儉披覽

忠言倍深欣歎。

二十五日宇文虛中落職與宮祠。鄭望之、李鄴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王孝迪落職南京鴻慶宮。

臣僚上言。上皇聖旨有曰。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此上皇晚悟之意。陛下皆宜奉承。不可緩者也。近日黨人中惟司馬光獨蒙褒崇。如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皆猶未及。公著逮事仁祖。稱其有顏氏之節。英宗、仁宗尤加禮遇。神宗嘗賜手札曰。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逾卿者。其眷遇可謂至矣。備載國史。不可誣也。凡在元祐黨籍。皆一時名流。願一洗之。悉追還舊職。與合得恩澤。如陳瓘、鄒浩在建中初並命言路。天下稱爲鄒陳。今瓘已衰贈。而浩未見其敍。復願早賜施行。以允公議。奉聖旨。令吏刑部開具職位姓名。元犯因依。及未曾牽復。不管漏落。具狀申尚書省。　聖旨。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爲定制。急速報行。

臣僚上言。仰惟太上皇帝崇奉道教。獎借羽流。嘗降旨立視官之法。寵以虛名。他事不容其比擬。聖意斷可識矣。名品既定。僥倖漸萌。陳乞百端。遂同文階。入雜壓封贈其父母。奏補其親屬。身死有遺表恩澤。坐立與從官爭席。其家得爲官戶。其親得以用蔭。且市井小人。僕夫賤隸。皆可披戴。所費不過百十緡。因緣請托。一爲道官。恩數遂與士大夫無異。又有挾陰陽卜祝及詭怪誕妄之術。得先生處士之名。官視正郎。恩數越于道流。其在外者。則緋袍象簡。冠帶魚袋。出入州縣。軒然自得。士人爲之切齒。上皇察其有害無

利。去年冬嘗詔罷道官。又詔道錄院道官品等。一切指揮並依元豐法。頗懼天下之憤。且視官之法既罷。其人與編戶等耳。其封贈祖父母而弟姪尚可用蔭。其奏薦恩澤而親戚尚在仕途。根本既伐。枝葉何得獨茂乎。欲乞諸路委監司一員。差官根究拘收毀抹入官。盡削官戶之籍。若先生處士其人原不以伎術進身。果有德行道藝爲士流推服者。許報奏別給。如違並科違制之罪。奉聖旨。應道官處士先生封贈。奏補告敕。委諸路提刑司拘收類聚繳申禮部。

二十七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伏見今日搆成邊患。幾傾社稷。實自歸朝官趙良嗣。便佞狡猾。虜中奸雄。始得罪於其國而逃。童貫得之。延爲上客。遂與金人有海上之盟。因以叨竊蒙祿。日與貫謀開燕。敗契丹百年之好。召金寇侵陵之禍。以良嗣肆諸市朝。未足以償吾赤子肝腦塗地之苦。今猶居郴。安處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近童貫亦移郴。豈可使三賊共處。伏望特賜睿斷。戮之於市。其指揮使楊思順。妻濟陽郡夫人侯氏。與其家屬。並徙嶺表。以快天下憤懣之情。奉聖旨。趙良嗣取首級。

二十九日。聶山除開封尹。恩數並依尚書例。梅執禮除戶部尚書。王時雍工部尚書。

臣僚上言。近請置詳議司。討論祖宗舊法。雖已許置司辟屬。而言者屢論以爲不常置。見今未曾開局。欲乞更不置司。如聖意尚欲討論。卽乞令尚書省六曹各具其事。上之都省。送中書省取旨施行。奉聖旨依奏。

臣僚上言。馭將之方。屢以爲言。如何璀子若孫。當行削奪羈置。庶使將帥知逃遁者禍及子孫。有以累其

心至於姚平仲恐當差人根捕行遣倘或又如往歲藏竄半年以幸復用無所懲艾奉聖旨何瑮子孫並勒停送居州羈管姚平仲立賞錢三千貫召人告捉白身與承信郎有官人轉三資　聖旨資政殿大學士高伸除延康殿學士宮祠高堯明追五官勒停馮溫舒蔡脩並依已降指揮以御史臺根究到擅離職守故也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罪惡之著莫甚蔡攸當京擅權專政彼則以陰謀詭計出入宮禁外示異同中實附會及童貫與師召亂彼又副之出搆邊隙歸冒重賞以襦袴之資而當大位以斗筲之器而握重兵蠹國害民亞於京貫竄殛之罰不可以免今雖降指揮令侍京於貶所又官爲大中大夫列於侍從如是而曰竄斥可乎又奏京以奸惡竄之遠方諸子及孫自當隨侍今脩居杭州攸居宿州諸孫居拱州各遣妻妾自圖安便其不孝又甚矣宜令所屬發遣赴京貶所庶稍知人倫之義奉　聖旨蔡京等久稽典憲衆議不容童貫移莫州蔡京移韶州朱勔移循州蔡攸可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蔡京子孫分送湖南朱勔子孫分送河南京攸貫勔並差使臣管押前去　又奏臣竊惟太上皇帝聰明仁恕圖任宰輔惟以誠心委之不疑而左右大臣勿克奉承託正論以爲奸飾浮詞而肆誕倘可取悅一時雖貽後世之憂勿顧也倘可持祿固位雖貽四海之患勿恤也自蔡京作相二十年假紹述之名而無紹述之實作威作福紛更妄舉致使熙豐法度蕩然掃地王黼繼之七八年間托享上爲名而無享上之實懷奸營私招權納貨致使奸贓之吏布滿天下凡於古無所稽攷於今無所依據則必曰自我作古臺諫敢有論列有司敢有申明則必

曰規搖時政。竭民力。耗國用。以博虛名。則必曰此三代甚盛之舉也。崇儉約。抑浮冗。以圖實效。則必曰此五代鐫削之計也。每建一議。立一法。未見是非利害。必立嚴禁。不得干與。又立重賞。許人告訐。大臣坐視而不敢言。黎庶懷憤而無所訴。監司守令。觀望風指。惟恐奉行之緩。天下化之。悉爲文具。於今而後。不可不戒。臣愚伏望聖慈。特降明詔。戒飭中外臣僚。各究乃心。以揚職業。雖朝廷已降指揮施行專件。或於民間不便。於政事有妨者。並許開析利害申陳。勿以前日憚于權臣。不問可否。到卽施行。爭報就緒而已。庶有實利及於天下。豈勝幸甚。取進止。

靖康要錄卷第六

五月一日駕幸龍德宮

監察御史余應求劄子臣竊觀今日之事有不足慮者三有未可喜者三有可爲深憂者二獻言者皆曰近者金人跳犯畿甸長驅深入邊陲無守禦之固全師重幣將帥無邀擊之奇封疆之臣閉關而自保朝廷之上多疑而縱寇講和之好已啖用師之機屢失三鎮之地既不與親王之質猶未還萬一出疆後必爲患又將何以待之此夷狄內侵而邊備未嚴爲可慮者臣聞古之良將若李牧之守雁門魏尙之守雲中皆以謹守封疆訓練士卒明烽火遠斥堠匈奴畏之不敢近邊塞陛下選將帥以守邊治險阻以固圉積粟治兵實之塞下則邊備何患乎不嚴近年以來費用無節內帑之積久虛太倉之粟不給茶鹽之利日損賦稅之法日壞公私空竭閭里蕭然若求之于民則民力已敝若取之于官則歲入有限又將何以給之此百姓久困而財用日急爲可慮者臣聞古之能臣若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劉晏操其贏餘佐軍興故能成漢業振唐室陛下能不給之務減無名之費躬節用裕民之德去霸國傷財之政用計數之臣治運之法財用何患乎不足軍政之壞久矣自童貫起邊事二十年間西北之兵逃亡散失不可勝數東南之兵游手末作不習武藝一旦號召至者無幾驅之行陣未戰先遁後有緩急豈可復用此兵革未弭而士馬不強爲可慮者臣聞古之名將若韓信驅市人而下井陘項羽以江東兵而破强秦豈必西兵

與素習。但將之得其術。則無不可用者。朝廷下募兵之令。高買馬之直。明賞罰以收人心。嚴軍政以厲士氣。付之良將。何往不克。則士馬何患乎不彊。責之將帥之臣足矣。臣所謂不足慮者此也。獻言者又曰。陛下以節儉之德。躬自菲薄。服御或至澣衣。膳羞不嘗異味。去雕麗焚奇巧。減製造罷貢獻。其儉至矣。雖大禹菲食。文王卑服。何以過哉。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能節儉而無德以將之。則上或至于廢禮。下或至于甚隘。故魏君儉嗇。詩人有褊心之刺。漢元恭勤節儉。而優游不斷。卒壞宣帝之業。今陛下天性節儉。臣願將之以德。陛下自臨御以來。未明而求衣。日昃猶視朝。夜分而覽章奏。休假而御便殿。焦心勞思。忘寢與食。其勤至矣。雖大禹克勤于邦。文王不遑暇食。何以過此。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自勤勞而無道以揆之。則大或至于叢脞。小或至于伺察。故漢宣帝王霸精政事。而失之于辨霸。明帝勤心不怠。而失之于慧察。今陛下躬行勤勞。臣願揆之以道。陛下鑒言路壅塞之弊。虛懷納諫。屈己求言。開不諱之路。杜羣枉之勢。擇耳目之官。通幽隱之情。其聽言亦至矣。雖舜之好問。禹拜昌言。何以過此。誠可喜者。臣聞古之人君。徒能聽言而無斷以行之。則雖有聽言之名。而無用言之實。故漢文帝知賈生之才。惑于絳灌而不能用。成帝知王章之直。弗忍于王鳳而不能用。今陛下聽言已廣。臣願行之以斷。夫不能將之以德。則儉不中禮。其弊也固。不能揆之以道。則勞而無功。其弊也煩。不能行之以斷。則依違不決。其弊也惑。臣所謂未可喜者此也。夫人君之所以治天下者。有要道焉。正心誠意。公聽並觀。息慮以應萬變。虛心以照庶事。用宰相以董百官。用百官以治萬民。優游無擾。垂拱仰成。此要道也。予奪自我。廢置自我。生殺自我。威

福自我。大柄不假于人。勢利不移于下。此至權也。二者既得。則羣下不敢爲私邪。四方不敢爲欺蔽。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矣。今陛下有欲治之意。而未知致治之具。知王道之要。而未知大權之尊。有好言之誠。而無用言之實。有兼聽之博。而無獨斷之果。方且專事謙遜。深自晦匿。委政大臣。無所專決。遇事則可否不斷。聽言則善惡無擇。去邪未能無疑。賞善未能必用。或主于先入之言。或牽于大臣之私。知己行之非不能決。知國事之是未克行。執政專權。率意自私。不慎差除。罔卹公議。或非才而驟遷。或有罪而見庇。或衆所謂可爲而不爲。長此不已。日浸月滋。臣恐威權日替。聰明欺蔽。奸僞得行。言路壅塞。忠直者以孤特寡助而見斥。敢言者以沮毀損名而被遣。小人得以害君子。讒謗得以誣忠良。陛下孤立于上。臺諫備位于下。往日之弊未除。今日之患又甚矣。可爲深憂者此也。夫人君之所以維持天下者。綱紀法度也。所以厲世磨鈍者。慶賞刑威也。綱紀不立。則國日削。法度不更。則弊滋甚。爵賞妄施。則爲善者不勸。刑罰不中。則爲惡者不畏。四者之失。則萬事廢弛。好惡不明。四方解體。天下失望。此誠治亂之原。安危之機也。今朝廷樂因循之易。而重于變更。務姑息之愛。而憚于裁抑。以循常守故爲中和。以避怨豢恩爲得計。綱紀弛而不振。法度壞而不修。進賢黜奸。未嘗于人心發號施令。未孚于天下。冗濫不抑。而奸邪未盡退聽。名器不慎。而僥倖未盡革。心禮教不立。廉恥尚寡。誕謾未悛。風俗尤薄。臣恐國勢日以削弱。政事日以紊亂。內之不治。奚暇治外。近之不能。奚暇柔遠。何所以革前日之弊。何所以致中興之業哉。可謂深憂者此也。陛下以堯舜禹湯之資。銳意圖治。而二三大臣不能同寅協恭。輔成聖德。紀綱國體。使聖主獨焦勞于晨

廊之上而四方萬里無所觀瞻于下是執事者之過也伏願陛下益留聖心思日孜孜愿其所常慮而終之以無慮思其未可喜而終之以無喜慎其所深憂而終之于無憂使人主之勢日隆朝廷之政日新威權尊而下莫敢欺紀綱立而人莫敢犯可以使小人不斥而自退可以使夷狄不戰而自服矣惟陛下留神省察奉聖旨余應求特賜章服

二日手詔朕嗣承不緒夙夜兢惕思所以撫綏四海惠養元元以爲無窮之計而寇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將起天下之師以振國威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今積弊之後朕雖痛自刻勵罔敢汰侈罷斥浮冗粗給經費其于師旅之用誠未有以贍之也昔漢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師賴以濟今朕上爲祖宗社稷之重將以定中興之業下爲億兆蒼生之衆將以圖休息之期此忠臣義士協濟艱難之秋也應天下士民上戶有能推其財穀贏餘以佐軍興者仰州縣聽其自願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別項儲蓄專以充募兵養士之費具數申樞密院各以名聞朕將等第推恩以爲忠義之勸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聖旨將來調發諸路防秋人兵仰安撫諸司各辦半年錢糧變轉輕貨管押隨軍

聖旨王易簡係東宮講讀官見係資政殿大學士提舉龍德宮其請給人從恩數並依簽書樞密院條例施行

顏岐賜進士出身除中書舍人戶部尚書恭謝行宮轉運使燕瑛乞在外宮觀奉聖旨依奏差提舉南京鴻慶宮

三日聖旨所招敢勇皆非驍勇之士其間正兵多逃竄以應募僥倖大失軍政往往作盜賊嘯聚可速行措置其正兵弓箭手許投換法亦宜改正一遵祖宗舊制

右諫議大夫楊時言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紹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其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而京之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人毋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而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肆意矣然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之甚當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屢數姑即其爲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以明之則其爲邪說可見矣昔神宗皇帝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爲天下守財耳此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茅茨土階未嘗以天下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借其說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唱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于末章則又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動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兢兢業業然以愛物爲事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有後艱耳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

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貨妄用。專以侈靡爲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旨斷王安石學術之謬。追奪王爵。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亂。不爲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奉聖旨。王安石合依鄭康成等例。從祀孔子廟廷。令禮部改正施行。蹙章先次落職。蔡鞗爲係駙馬都尉。特免遠竄。蔡行移洪州安置。脩潭州。修衡州。倏邵州居住。攸永州安置。其子各令隨侍前去。吏部侍郎鄧雍乞宮觀。聖旨除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宮。徽猷閣學士任熙明轉一官致仕。聖旨。學官馮楫、需觀、並與外任宮觀差遣。

四日。駕幸甯德宮。

制檢校少傅應道軍節度朱孝孫。授右金吾衞上將軍。節度使錢景、劉宗元、各換授左金吾衞上將軍。劉敷、劉敏、錢忱、張琳、王舜臣、並換授右金吾衞上將軍。

五日。臣僚上言。頃者奸臣用事。子弟親戚。本無才學。夤緣冒寵。超躐顯位。其甚者已賜罷黜。有幸免者。若蔡京之甥徽猷閣待制馮躬厚。壻顯謨閣直學士葉著。孫壻校書郎郭南仲。王黼弟前右文殿修撰王丰。壻直龍圖閣葛立經。王安中之子直龍圖閣辟疆。辟先。壻三門輦運趙奇。妻之妹夫直祕閣霍知白。朱勔之壻朝散大夫周審言。迪功郎馬震。蔡攸妻弟軍器少監宋晟。孟昌齡孫開封府儀曹孟鉞。或冒從官貼職之榮。或膺任使宮祠之職。未蒙斥免。士論怫鬱。伏望祓罷送吏部。又言。昨者蔡攸以弄臣騃子。竊用威柄。優以爵祿。陰結死黨。一時嗜利好進。如馮溫舒、劉僩、吳鎰、徐時彥、潘杲、程俱、宋晟之徒。極力傾附。爲之

腹心朝夕造門謀議祕密根株牽連且相推引佞諛子弟交結僮僕但知有蔡氏不知有朝廷搢紳切齒側目無敢言者故假隨上皇行宮南去此曹走遁從之者大半則其黨背國忘君有素可知矣今杲俱已廢停而溫舒未蒙誅責倜猶列侍從鎧竊食宮祠時彥尚待堂除叚尤汙穢無行尚爲監貳未賜斥逐非所以戒貪佞也吏部供到馮溫舒已勒停吳鎧已降一官落職潘杲程俱已並追五官勒停王聿管勾崇福宮周審言已落職送吏部宋叚見將作少監奉聖旨葉著降充顯謨閣待制馮躬厚劉倜降充祕閣修撰葛立經王辟疆王辟光霍知白並落職內霍知白趙奇宋叚孟鉞並放罷郭南仲馬震徐時彥依放罷人例施行

臣僚上言祖宗時惟諸王宮各置教授比年以來而后妃帝姬宅亦有之坐糜廩祿以蠹邦用乞詔有司凡教授非祖宗舊法所置者悉行減罷奉聖旨依

聖旨朱勔家補授使臣等計一百五十餘員多係本家親戚及奴僕勾當人園子等除請筆直取到他處人吏不以有無官資令歸元來去處外其冗占使臣等逐一勾收告勅出身具補授因依繳申尚書省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臣間大學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今也學官相詬于上諸生相毆于下甚者諸生舊袂而競前祭酒奉頭而竄避敗壞風教一何甚耶且朝廷之大臣進退出處理之常也學正馮檝揚言以爲是博士雷觀痛詆以爲非喧爭糾訐甚于街童巷婦之相詈辱者除本臺見行體究外不識學徒何所取法乎五經之訓義理淵微後人所見不同或是或否諸家所不能免也是者必指爲正論否者必指

爲邪說。此乃近世一偏之辭。違萬世之通論。自蔡京擅權。專尚王氏之學。凡蘇氏之學。悉以爲邪說而禁之。近罷此禁。通用蘇氏之學。各取所長而去所短也。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論王氏爲邪說。此又非也。致使諸生集衆直造祭酒位次。欲見而詆之。時若不自引避。必致生事。又有時中齋生姓葉者。黨王氏之學。止善齋生姓沈者。黨蘇氏之學。至相毆擊。其人稍衆。庠序事體。固當如是耶。臣伏望聖慈裁酌。如祭酒楊時偏見曲說。德不足以服衆。學正馮檝。博士雷觀。輕浮爭競。大失生儒之體。欲乞指揮。並行斥責。又諸生鼓倡集衆爲首之人。及兩齋相毆擊者。亦乞下所隸根究姓名。重行屏斥。庶幾朋黨不立。爭訟不生。而使學者樂道向方。不蹈于刑辟。豈勝幸甚。奉聖旨。御史臺差官體究。既而詔並與外任監當。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伏覩四月二十五日敕開封尹王時雍奏。奉御寶批。御前留住使喚。西兵數內蔡宗等三人。開封府禁勘。並不曾刦盜。其捉事使臣范振亂捉平人。可依理施行。又言。上件人係屬京畿河北河東制置使司盧功爵承宣下當直。又言。今來止因被盜人暮夜錯認賊人頭面。以致范振涉疑收捉。又言。近年官司類以御前二字刦持上下。今陛下以天下爲一家。六軍之衆。當齊以一法。不可更分御前使喚之人。以失其餘軍士之心。兼自權貴之家及諸局分多占蔽手下人。盜博縱恣。稍加糾治。反遭屈辱。懲革此風。誠在今日。又言。待罪天府。不能戢盜。以此罪臣。孰曰不宜。奉旨放罪。臣嘗以時雍柔佞取容。阿諛順旨。不謂其遇事乃能條析詳明。抗直不撓如此。蓋陛下盛德兼容。能受讜直。故往時柔佞阿諛之徒。亦知革心激昂自奮。知無不言。以副陛下求言之意。主聖臣直。此可爲陛下賀者。然臣詳觀時雍所奏。非特

自請待罪而已。其言捉事使人因被盜人錯認。涉疑收捉。則是范振非亂捉平人。無罪可施行也。其言近年官司類以御前二字劄持上下。及不可更分御前使喚之人。又權貴諸局占蔽手下人。則是近年宦官用事。凌轢百司。其弊皆若此也。范振宜在釋放。此事宜在懲革。今所降詔旨。但赦時雍所待之罪而已。至若范振則見取勘具案。所陳之弊。未有指揮禁戢。臣誠未喻。然臣又有深可疑者。夫以當直軍人犯公事。而乞降御寶。以被盜人錯認而云亂捉平人。以宦者當直兵士。而稱御前使喚。此皆可深疑者也。故奏請之臣。以微末私事。輒敢誣罔聖明。其罪固不可容誅。而陛下又爲之作御前使喚之名。特降御寶行下。則其失又甚矣。陛下往者下詔有曰。不信任中人。言猶在耳。今乃遽信其言。爲之委曲批降。如此謂之不信乎。陛下即位之初。內侍言恐懼畏避。不敢輒干以私。天下之人。謂之聖明。曾未數月。遽復爲此。深可怪愕。事有甚微。而所係甚大。不得不治其萌芽。至已著而言之。則用力雖多。不可救矣。若果行此。時雍第知雖有眞盜贓證不明。不敢復捕。而不知宦者之權。自此浸盛。御前之名。日以增重。而以私事求請御寶者。何所不至也。陛下之失。已無所及。自今若此等類一切杜絕。敢以私事干請御寶者。重寘于法。然後正盧功裔誣罔奏請之大罪。明范振涉疑收捉之無辜。其時雍所陳懲革之風。嚴加禁約。庶幾抑宦者尊主威。絕近習請謁欺弊之原。伸百司屈辱劄持之弊。不勝幸甚。取進止。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臣伏覩刑部關報。百姓管和、軍人李進、並爲撰造語言。謄播惑衆。各決脊杖二千。管和廣南編管。李進配沙門島。臣竊謂此二人所造語言惑衆之事。必涉重害。可以欺惑民庶。若不重行責

罰無以懲後。雖陛下仁慈寬厚。亦必威之以刑也。續又見報。乃得二人之語。因言守城未得功賞。管和云。隨上皇走底健兒。卻轉兩三資。保護國家宗廟社稷。卻休。李進又云。李樞密奏下守禦人請受。卻被徐相公諫了。知他事了多少。以臣觀之。此皆愚民無知之常談。豈足惑衆。別無奸惡。不須窮勘。若欲薄治。杖之足矣。今以重罪編配海島。使兩家之人。分散流徙。此乃下死罪一等之刑。施于無知愚民。誠爲太過。陛下仁愛百姓。豈忍爲此。臣又聞往者八廂察事之人。陰取民間語言。官司公事。言之于上。卻作訪聞行下。有司根治。謂之貌過。其情僞虛實。皆未可知。既下有司。官吏承望風旨。無不附會煅鍊。證成其罪。能自辨明者百無一二。中外患之。此于聖明之朝。所宜懲革者也。今管和、李進之事。必是八廂察事貌過。若果有此語。亦不足重罪也。況又有詐僞不可知者乎。或者二人意望功賞。爲此語言。冀察事之人言之。庶幾僥倖。或者察事之人與此二人有仇。自爲此言。以中傷之。或者又有奸人離間宰執。故爲宰臣樞府紛爭之語。以疑陛下之意。此皆不可知者也。爲陛下計。莫若置而不問。今既加以重刑。不可追改。至若編配之罪。尚冀陛下覽之後有似此。亦乞聖明更加詳愼。取進止。

六日聖旨。余應求言事迎合大臣。可與外任河北知州差遣。差范宗尹塡見闕。日下供職。余應求日下出門。

御史中丞陳過庭奏。新除右正言許景衡。乃臣同堂妹夫。旦晚供職于臺諫。事相關連。同在言路。實有妨嫌。欲乞罷免中丞職事。奉聖旨。許景衡除太常少卿。殿中侍御史徐秉哲行右正言。　邵溥除戶部侍郎。

七日聖旨自崇觀以來創置局務如禮器制造道史聖濟內經校正瑞應進奉白身協律提舉明堂所類皆是京攸父子竊權泛濫推賞去處可依臣僚上言裁抑與楊戩王黼濫賞指揮一例施行務後酌中以安人情仍通報日下施行

祕書少監安扶召試中書舍人

新除戶部侍郎張慤依舊河北都轉運使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臣竊謂大臣之事君其去有三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于民一宜去也讒言得以間君子妄舉得以進無功而禮貌衰焉二宜去也支體廢憊心志凋喪嬰疹飲藥不任國事三宜去也非是三者其去無義若議事不合而去則是欲其同而不欲其和也無所可否之謂同可否相濟之謂和同如琴瑟專一不可聽也和如五味相和可以食矣胡不去其欲人同己之心而務可否之相濟可則行否則止無所適莫是謂至公何必以異同而決去就哉若曰君有所詰責而去人非堯舜其誰無過君有過臣且諫之臣有過君弗得問幾于臣強凡過之大者固不可爲過之小者閽門待罪足矣安用輕去陛下尊禮大臣曲盡體貌虛懷聽納言無不從讒佞不敢肆其間異意不敢幸其失有君如此難遇之時也又況强虜爲患邊鄙未甯河東累月之圍正圖應援河北防秋之具尤在講求聖躬焦勞于上黎元仰望于下大臣曾不恤此唯以議論不合而去以小過見責而去體國之義當如是乎今日有大臣挈家離府第者明日又有大臣挈家出國門者上煩宸慈曲折調和王人絡繹奔走道路士庶觀之抵掌太息夷狄聞

之往往見笑使其去之有義其去何傷但不當于義理而徒爲紛紛故有駭于視聽伏望陛下責以大義使各安職務嚴公心協濟事業取進止

監察御史胡舜陟奏竊觀陛下遠鑒漢唐近法祖宗痛抑宦官之權而罪者斥之此實祖宗之福庇然猶有小人尚蒙任使李彀是也按彀兇悍慘酷尤于虎狼冒于貨賄恣爲不法與童貫譚稹梁方平輩世號爲十惡昔置東莊北宅窮奢極侈令翟祐之等盜官帑巨材以營堂室厮役兵匠計工數萬波塵河堤取水爲池又盜官玉令陳宗妙等造帶及器物强買人戶劉宗愿屋產而抵償其值于軍器所前後盜用官錢不計其數其甚則竊弄權柄自作威福上皇御筆放逐使臣史義彀輒追還以一時私怒勒停翟通責降晁敏中等八皆側目恐遭毒螫上皇以其罪大當盡褫其官盡沒其別業陛下棄咎錄用是爲隆恩宜其改行仰副委任訪聞提舉京城肆行殘鷙給予不時而廣固廣備指揮逃者過半招填者不至濠寨官不勝其苦有致仕者董役使臣皆以其家畫工充之未嘗督役而虛竊廩祿以城兵私用日不減百人其妄作如此必至誤事復聞彀廣獻花果及獻錢于禁中多爲釣具以奉游幸此皆前日內侍應奉之具今日復啓其端原其用心尤爲可惡唐仇士良教中人事主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彀欲以士良之術熒惑陛下竊恩寵而據勢殊不知陛下素儉寡慾得于天縱紛華盛麗不入聖心雖有士良之巧計不能惑也

殼之用心如此。罪莫大焉。今雖罷容思殿職事。而其子亶在內。與之傳導語言。時乞宣喚。萬一使之親近。爲害可勝言哉。此奸人之雄。國之巨賊。伏望睿斷。特行竄斥。與貫、稹等同科。天下幸甚。

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朝廷訪聞蔡攸見在鄭州。不卽上道。令本路提刑司催促起發隨侍。臣竊謂朝受命。夕引道。人臣之義也。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人子之孝也。攸負罪至重。公議不容。陛下姑貸之輕典。恩德隆厚。固宜奉命省愆。不遑啓處。而乃驕蹇自肆。遲留近郊。至煩特旨。差官督迫而後行。則是慢上違令。失人臣之義也。攸平昔不孝。視父如仇。惡言醜詆。無所不至。今見其父以罪投竄。往往快之。故始乞隨侍者。姑欲自逭罪戾。終不肯往者。乃不孝之眞情。如是則絕三綱。廢五常。禽獸之不若也。頃金賊犯闕。日望四方勤王之師以濟緩急。上皇南幸。亦未嘗一日忘陛下。必欲師旅來護京城。攸爲恭謝行宮使司。輒降劄子。妄稱聖旨。抗越江東將兵逐州土兵弓手。並未得團結起發。聽候指揮使喚。又令鎭江府揚泗州有已發遣經過人並截留。原攸此計。必幸京師不守。留東南之兵以自衞。用心如此。不忠莫大焉。攸爲臣則不忠。爲子則不孝。得罪于名教。無所容于天地之間。豈典刑之可貸乎。伏乞徒攸嶺表。遠惡之所。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八日聖旨。惠柔民王賓、李良佑、張有極、石憬、鄧紹密、孫默、王愈、並發來赴闕。

戶部尙書聶山試開封尹。恩數依尙書。

臣僚上言。臣聞善除惡者。如去草之絕根。不善除惡者。如養虎之遺患。其爲禍爲福。非不較然易見。自昔

人主而幾失莫救者。依違牽制。坐視不忍決也。臣謹按蔡攸大罪有七。其小者擢髮莫數。不復道也。以樞密之臣。爲俳優鄙賤之事。淫言媟語。巧發應機。怪服異裝。妄排獻笑。出入禁闥。沉酣燕游。處男女合避之嫌。犯君臣至嚴之分。閫閾不限。堂陛陵夷。攸之罪一也。盜柄竊恩。援引死黨。父子兄弟。自相戈矛。伐異黨同。門分楚越。及京謫衡州。有旨令攸隨侍。自當聞命就道。乃頓迹滎陽。積日不發。既不順于其君。復不孝于其父。攸之罪二也。朋比中官。握臂交膝。既昵私恩。互輸誠款。一推一挽。呼吸相助。攸之罪三也。幽燕之役。開釁啓戎。以方爭爲恢復。以正擾爲撫定。以瀉、卒、檀、欒、妥害控扼之地。捐之金人。蜂蠆在懷。虎兕出檻。猶且公肆誕謾。以爲不世偉績。酬功之際。超取上賞。國公帝師。一舉而委之。偃蹇傲睨。居之不疑。攸之罪四也。虜既渝約。詭謀日彰。藥師貧恩。逆迹又著。帥臣將校。章疏迭入。自去年秋杪。中朝士大夫已竊竊私語。知禍必至。而攸帷幄謀臣。邊機在手。縱使不敏。覩形亦悟。而乃蔽藏覆匿。不告于朝。惴惴然惟恐前日罔功冒賞。奸迹呈露。至使金虜長驅。藥師助叛。畿邑爲之驛騷。兩路罹其荼毒。聖主宵旰。生民瘡痍。伊誰致之。攸之罪五也。攸知有必至之禍。不告于朝。不謀于君上。乃自汲汲爲妻孥念。其家所蓄器皿金銀首飾之類。先曰銷鎔爲輕裝計。及虜將至。卷室而東。去襁褓了卯苟所愛者。悉攜以往。猶偃然肆語曰。得旨扈上皇駕。縱使當時懇告得命。亦合留家屬京城。與國均憂。臣頃有潤州人來云。六夫人某日出某寺觀燒香。六夫人與詔使待制詔使修撰某日過江回去。蓋攸之妻與子也。回之日。實二月二十四日。在上皇回鑾渡江之後。其避危圖安。反覆熟慮。直至于是。夫爲君爲宗社爲萬姓謀。其忽如彼。爲妻爲子爲婢妾

計。其審如此。人臣不忠。復有甚于此乎。攸之罪六也。上皇既傳位陛下。則陛下神民主矣。凡戴天履地而爲人者。孰不稽首曰。吾君也。況身爲輔臣乎。況前日職在樞機乎。樞機實本兵柄。曰戰曰守。此實司之。可須臾離乎。今外州兵馬都監。小邑巡尉。寇至而逃。比之他官。罪固加等。若廟謀兵機所寄。先衆而遁。當如何哉。攸之罪七也。攸罪有七。天下共知。其前四罪。縱付寬典。在祖宗時。亦合投荒。其後三罪。則匿寇祕禍。殘我生民。茫身謀家。訌我宗社。蔑君臣之義。擲本兵之柄。自古人臣有此三惡。其可復容于覆幬間乎。若不早行誅殛。其如祖宗何。其如天下後世何。昔唐五王不誅武三思。致唐室再亂。曾不知几上之肉。角翼復生。潛飛深宮。大肆吞噬。可不戒哉。攸之奸狡詭祕。公卿大臣有墮計中而不悟者。臣度其不一二年。必有爲之游說。始許及門。旋遂造室。廁足有地。奸計即行。鈎引支黨。同惡相濟。蕭墻之禍。起于意外。是時雖自悔悔噬臍何及。欲望陛下大明典刑。以絕後患。如散官安置湖外。誠不足以塞天下之紛紛。奉聖旨移潭州安置。

聖旨開封府官屬。並係王革所辟及所委用。革以虐民罷斥。而官屬尙存。未叶民心。可並罷別與差遣。令聶山別行踏逐以聞。

九日制曰。朕躬承慈訓。嗣守丕基。涉道未深。爲日尙寡。屬戎虜之侵軼。徧河北而驛騷。賴宗廟社稷之靈。驅犬羊而盡矣。繄將帥士民之力。保金湯之屹然。三關底甯。萬寓胥悅。惟舜嗣位。厤試諸艱。而天付予。庶其在于此。有慙否德。乃纘文武。爰念黎元遭焚刼之憂。帥旅竭轉輸之苦。丁壯勇于扞禦。老弱疲于給軍。

田野蕭條。既失耕桑之候。體骸撐拄。或罹鋒鏑之災。痛在朕心。罪非爾衆。宜敷慶澤。用釋艱虞。應河北路州軍應德音到日。死罪減等。餘無輕重並放云云。嗚呼。信順獲助于天人。克平禍亂。赦宥取法于雷雨。期共恩休。咨爾一方。體予至意。祕書省正字張燾奏。臣乃知樞密院李綱之妻弟。乞依唐源乾曜爲侍中故事。子弟補外。明詔在位。許自臣始。奉聖旨不允。

十日聖旨。胡寅上殿奏對審詳。所陳可采。與改合入官。仍與在京差遣。

左諫議大夫馮澥言。臣聞大學者。道義之所由出。風化之源。賢士之關也。博士講明訓迪于上。子弟切磋琢磨于下。委委蛇蛇。人無異論。此誠大學之盛也。國家自崇觀以來。行貢試之法。而鄉舉里選。徒蹈虛文。自是士失所守。而大學教養之法。一切不振。士不自重。務爲輕浮。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爲說。無復至當。煽以成風。附王氏之學。則醜詆元祐之文。附元祐之學。則譏誚王氏之說。風流至此。頹敝莫回。茲今日之大患也。比者朝廷罷元祐學術之禁。不專王氏之學。陛下固欲中立不倚。六經之旨。惟其說通者取之。其謬者舍之。不主于一。此固甚盛之舉也。臣訪聞大學校試去取于其上者。或主一偏之說。守經肄業于其下者。或執一偏之見。上下嘵嘵。甚非陛下開設學校教養多士之意。臣又聞臣僚上言。乞罷安石配享。而謂安石之說爲邪說。朝廷從言者請。罷安石配享而列于從祀。此固公議所在。其誰以爲不然。若言者以安石之說爲邪說。則過矣。安石之釋經。固不能無失也。夫孟子所謂息邪說者。謂楊朱墨翟之言。若以安石之說。使同楊墨之言爲邪說。則復當禁之。此所以起學者之謗而致爲紛紛也。士之擔簽負笈赴于

天子之學以就教養者。非特欲以進取爵祿爲心。亦願其所養所學與操守者何如耳。今科舉在邇。爲士者若引用王氏之說。有司懷私。便爲邪說而黜落之。則其利害所係甚重。臣固不得不論也。臣願陛下明詔有司。訓敕中外。凡學校科舉考校去取。不得專主元祐之學。亦不得專主王氏之學。或傳注或己說。惟其說之當理而已。倘有司輒敢以私好惡去取者。乞重賜斥責。庶使天下學者曉然無惑。而庠序多士得以安其心矣。奉聖旨依奏。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吏部比他曹最爲繁劇。郎官方元若又兼權舍人。致使天官職事廢弛。尤甚。奉聖旨。方元若罷權守禦使司擅補進武副尉二人。御批付三省。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李綱惶懼待罪。綱退居定力院。章十餘上。輒批答不允。遣使押入。綱不得請。即徑趨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于道。既歸府。復鑰府門留之。

監察御史唐恕闕。可差河南運判齊之禮。

監察御史余應求奏。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言事迎合大臣。與外任河北知州郡。續准敕差權發遣衛州。尋具狀奏聞。以罰未當罪。乞黜責。奉聖旨。所乞不行。疾速赴新任者。臣固當仰奉寬恩。即日就道。力自黽勉。以圖報効。以臣愚區區。尚有所言。冒昧自陳。惟陛下裁擇。伏念臣一介寒士。宦中都十年。未嘗萌意進取。爰自今春。虜騎犯闕。圍閉月餘。朝廷之上。講和用師之機。兩無所決。中外洶洶。臣以忠憤所激。忘其狂妄。乞對便殿。面陳講和用師之策。三鎮不可割之利害。不謂狂斐。偶合聖意。特加開紬。復十餘日。金寇既退。

遂有風憲之除。臣自揣于政府大臣。無纖毫夤緣之助。必是陛下誤以前日之言。爲臣可用。首加親擢。及受職。以職事對面奉聖語云。卿昨以校書郎論事。嘉其忠直。出自親擢。非爲大臣薦引。則臣之遭遇陛下。可謂特達矣。在職踰兩月。凡九覩清光。每蒙戒飭。以耳目之司。不得觀望。假以詞氣導之使言。則陛下之責臣。不爲不至矣。臣每思惟。遇聖主當可言之時。如此。雖愚夫庸人。亦欲自竭忠直。以效拳拳。況如臣親被職擢之尤深者乎。若顧望而言揣合時事。以求售而希進取。則是臣之罪也。是以奮不顧身。知無不言。雖譏切清躬。抵牾大臣。有所不避。章數十上。言皆可復。今月五日。以急速事乞對。陳國家之大計。抑奸□之已萌。語雖激切。而陛下無怒色。反復詳款。至于移時。最後一章。以養親乞出。懇請再三。而陛下堅不許。則陛下之能聽言。亦不愧于古之聖帝明王矣。臣退而自喜。田野愚儒。蒙被知遇。一至于此。雖魏徵之遇唐太宗。不足道也。甫更一日。而忠佞不同。謂臣迎合大臣。斥之外服。付以近郡。臣夙夜思度。聖恩雖厚。而于臣之罪。實爲未稱。夫迎合之語。固非臣之所敢辨。若陛下親自用之。親自棄之。臣復何憾。或者左右大臣于臣有不快。巧發微中。以投合陛下之意。使陛下一旦逐言事之臣。而臣受迎合之罪。此臣所以懷疑懼之心。欲止而終未能也。若當日所陳。誤蒙聽納。如此。則未可謂之迎合。若聖意以爲迎合。則在所當謫。近地知州郡。非謫言者之故事。陛下新政。罰惡賞善。當明功罪。以厲搢紳。今臣有罪而不責。非所以戒狂妄也。欲望特賜黜責。以正罪罰。奉聖旨。余應求懷奸觀望。不可與河北郡。可送吏部差遠小監當。

右武大夫知東上閤門事王殊。奉使斡离不軍中。迎請肅王金人拒之。殺吏卒十九人。奪馬十二匹。已而

納之以爲誤幹離不元約肅王至河而還．至是倍約．堅留王侯交割三鎭而遣．然王卒不能歸．王殊五月六日以使人賈鐸、冉有同來．

靖康要錄卷第七

靖康元年五月十一日臣僚上言徽猷閣待制蔡佃性資凶險加之貪暴素無所長本緣京攸族屬躐遷華資要其奸佞皆出蔡氏諸子之右所至流毒無不被害昨知常州憑恃權勢贓汙狼籍賊害無辜毗陵之人欲食其肉乞賜重行貶逐以慰公議奉聖旨蔡佃落職宮祠鎮州居住尚書省劄子新授職方員外郎秦檜今具錄到副本如後正月七日金人至城下初八日進狀太學正秦檜今具奏乘邊機事一金國興師乘銳深入河朔諸郡堅壁固守彼進有大河之隔退慮諸城躡其後師老糧匱情見力屈然猶桀驁不遜重有要請伏望聖意斷以大義與其所當與不宜示怯以自蹙削且如燕山一路是金國取諸契丹與之無害至于歲幣須令彼能制契丹餘種不爲邊害方許以祖宗與契丹之數竊聞仁宗與契丹結盟增添歲幣亦是與之論夏國事伏乞檢會參酌施行一金國遠夷俗尚狙詐今日遣使求和又復渡兵隨至恐是設計以緩王師守禦之備伏望一而遣兵備守河仍急擊渡河兵使不得聯續以進又城上守備須早教閱不至臨事驚擾庶爲穩便一金國遣使所求甚大此亦人情之常蓋既與師深入不肯示怯空歸如聞朝廷前日與之議四鎮者百僚不得預聞審如所議坐失富强之地狄人貪心無厭得地而勢益强復不能保其不再犯邊今若與之議燕山及歲幣當須集百官入議狀擇其當者載之盟書示信坦然無疑蓋與所當與經久不渝一旦爲苟且之計或多或少皆是失當終亦不能守伏望聖意速賜集議施

行。一、金國使乞令止在外館使議。不可許令入門。仍不可引至殿階。萬一闕門致賊衝突。或虜人至殿階。閒有懷兵竊發之變。其爲患豈可支吾。或云縋以入城。以臣度之。似又非禮。伏望聖意詳酌施行。又奏、伏奉聖旨。差充張邦昌下勾當公事。臣昨于十二月二十四日。陛下登寶位。乞奉使大金。意欲以陛下即政之事。伐大金始謀。破李鄴等割棄三鎮之說。朝廷多事。不果遣使。至正月七日。金人遣使至城下。又于初八日進狀。乞止割燕山一路。幷議定歲幣。今來張邦昌下勾當公事。專爲交割河北地界。與臣前所進狀。自相矛盾。失臣本心。于大金犯邊未有和議之時。自乞奉使。顯非避事。今來和議已定。而臣所行與所言不同。非人臣事君之節。伏望聖慈改差奉使棄三鎮人前去交割地界。庶于事無窒礙。如後有重難差使。臣不敢辭。又奏、伏奉聖旨。除臣職方員外郎。止爲充張邦昌勾當公事。因有此除。竊惟主憂臣辱。今天下有急。非人臣貪進之時。況割地界。非得已之事。縱使事畢。亦不當受賜。伏望追還誤恩。奉聖旨報行。

十二日手詔。朕托位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憫恤安定之。會有金寇之難。久未暇遑。乃者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務以率先天下。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爲民除害。又詔西通解鹽。以便商賈。北復糧鈔。以實邊鄙。東興轉般。以通漕運。修舉法度。惟恐不及。方詔減正供收買之額。蠲有司煩苛之令。輕刑薄賦。務安元元。而田里之間。愁痛未蘇。倘不蠲革。何以靖民。今詢酌庶言。疎剔衆弊。舉其綱目。以授四方。朕賴天地宗社之靈。與民休息。愼守此志。庶幾太平。詔到。監司郡縣。其悉力奉行。應民所疾苦不在此詔者。許推類聞奏。播告天下。使知朕意。一、常賦之外。橫加羅買。均羅、貼羅、結羅。其名甚衆。惟以官告

度牒之類。等第科配。已詔三省。自靖康元年正月已來。拋給諸路糴本。並用實錢。仰今後州縣並須置場。不得復行科配。監司互察。違者許人越訴。一、稅租加耗。自有定法。比年所在漕司拋椿者爲明耗。州縣暗椿者爲暗耗。廉吏以助經費。貪吏以入公庫。初則稍加數分。後遂增過一倍。今後並仰依省耗受納外。如有增加升合。別廒盛貯。別曆收附之類。受納官吏等並坐贓論。知通監司故縱、與同罪。不覺察減三等。一、戶口逃移。合蠲租稅。吏避責罰。相爲蒙蔽。或取于鄰田。謂之交涉。或取于交業之家。謂之得產戶。取于管稅人。謂之催稅保長。一戶既逃。害及鄰保。展轉增加。逃亡相繼。應諸路逃田。並令提刑司委逐縣知令根括。在靖康元年正月以前者。並令開落舊額。租稅不理。爲官吏殿最。限一季許元逃戶投狀歸業。並與免舊來公私欠負。限滿別召人佃。已上並與免起租稅三科。仍令提刑司專覺察。奉行違慢。官吏按劾以聞。一、州縣差保正副及保長。其地分中。如有租稅逃移。船栰拋失。茶鹽透漏。盜賊經劫。率皆任責。又緣官吏之乞取騷擾。使令鞭韃甚衆。是致人戶被差。望風逃避。或互相論訴。久不能定。仰今後所在差役。並須選定實業人差。不得容縱虛指。以生弊倖。應保正副合覺察私鑄。令五家爲保。自此逐放城郭差坊正副。承受文引。追呼百端。部填錢物。無所赴訴。或析居逃移。以避差役。可應大觀元年以後所置坊正副等指揮。更不施行。一、和預買絹。本以利民。比年以來。或量支雜物。或但給虛券。其害甚多。今仰轉運使。預取一路合依之數。分下州縣。通融常平司錢。隔季椿辦。其轉運司不以見錢而以他物。不以正月而以他月給散者。並以違制論。一、州縣市戶。非聖節不許借惜。自有定制。比來貪吏以和雇和賃爲名。須索無厭。或經隔

年歲不爲給還。又容縱公吏典賣使用。以致民戶供應不前。窮困失業。仰諸路提轉覺察。除借惜依法斷罪外。其借惜市戶以和雇和賃爲名者。依借惜法雇賃人船車乘准此。一、土木之役。傷財害民。比來監司守令營造料率。或差人夫。或役禁旅。或取木植。或供上位。或入私家。又有分科寺觀認造亭榭之類。百端騷擾。仰應諸司並州縣除經殘破地分及諸路修建城壁樓櫓外。餘並罷修造三年。應日前科下修造物色並免納。敢有因緣結絕未罷及尚有科催者。並計所支所催坐贓論。應被受朝旨修造准此。

一、坑冶之興。使民逐末。有如民因相仇恨。遂假告發。以壞良田。至于科立重額。不能輸納。或至旋買金銀以爲坑冶所出之物。理宜蠲革。應諸路坑冶仰常平司體究。如實苗礦微細。或舊有今無。並從蠲減。應買樸金場並罷。如出產浩瀚。即相度差官監取施行。

一、職田本以養廉。理須有田。然後催科。訪聞諸路租存田亡者甚衆。督責平民。歲代輸納。深可矜憫。仰提刑司隔州差官根括。如無實田。再差官覆視。特與開落租額。其有開落去處。委提刑司將一州職田等第重均爲額。所委官根括不實。如係知道監司職田者。坐贓論。餘官減一等。一、州縣賦入有常。轉運司以上供拋科爲名。盡將本州所入拘占。致本州闕用。或將軍兵月糧取于民戶。仰轉運司除諸州依格上供數外。轉運司移用錢物。不得侵過本州有額上供所餘三分之一。違者徒三年。一、諸州公庫。約束周備。近緣起發金銀。深慮官吏因緣率斂。以償所闕。重困民力。可將錢道金銀更不起發。其賣醋息錢。特依舊法收入公庫。仍令提刑司覺察。歲終其有無。仰配科率聞奏。

一、州縣官監酒務河有昨緣差官經制增添價錢重困民力可應緣經制司所添酒錢並罷一、倉庫出納收頭子錢皆有定法東南九路昨緣盧宗原申請數外增收重困民力可應宗原申請所添頭子錢並罷一、京東科納免夫向緣人戶就燕山借免郭藥師錢物訪聞州縣尚行理索深可傷痛並與除放一、京西昨緣張徽言王瓘叛起新稅已令御史臺取索蠲減今來夏科在近可令本路將元增數以十分爲率先次減放四分餘候御史臺定到蠲減分數施行

聖旨開封府差使臣前去追取蔡京蔡攸所寄宋喚舡金銀二百擔入京

王師與金人戰于榆次縣制置副使种師中死之初幹離不師還抵中山河閒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論卽以矢石及之而退泛邊諸郡亦然种師中因此進兵逼金人出境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爲鎮城法困太原使內外不相通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于是詔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相犄角應援太原師中兵次平定軍復壽陽榆次諸縣時粘罕以暑渡井陘會西山之師于雲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兵散將歸告于朝廷本兵臣信之從中督戰無虛日使者項背相望詔書以逗撓切責師中師中讀詔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兵閒今老矣而逗撓乎慨然赴敵而死其徐將士退保平定軍師道駐滑州以老病乞罷

十三日上御紫宸殿以太上皇帝回鑾受百官賀是日雨大作改用六月一日又雨竟于雨中行禮

左諫議大夫馮澥奏臣聞天下有公論有中道公論者天下之所同而中道則萬世而不易熙寧元豐及元祐以來人無公論治失中道不偏于此則偏于彼天下弊于變更士夫困于遷謫五六十年間之是非相攻禍福相軋紛爭擾攘至于前日大亂而後已陛下龍興以英資睿斷誅鋤奸凶剗除蠹弊擴然大變與天下更始宜于此時明大公至正之道于天下合天下之公論垂萬世而不易而臣竊聽近日朝廷議論觀士大夫之趨向駸駸復偏于元祐鼓倡應和漸不可解則義理又將不得其中而政治又將不得其平矣臣聞道貴適中法則隨時祖宗之法至于今百有餘年蓋有可行者亦有不可行者今但擇其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去之則已矣何必祖宗之是而熙豐之罪哉傳注之說千有餘年其于聖經不爲無補然要之公論豈無淺漏未盡之處王安石以名世之學發明要妙著爲新經鏤板太學頒之天下學者翕然宗仰然要之公論亦有穿鑿太過之弊新經令學者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已矣何必傳注之是而新經之非哉祖宗之治遠矣臣不及見熙寧元豐年間內外安平公私充實法令備具賦役均平朝廷無倖位州縣無橫斂夷狄畏威盜賊不作使令日之治得如其時有何不可是時學校英秀如林治經習史皆有本原程文具在可以按考使今日學者得如其時亦有何不可自崇寧以來蔡京持權二十餘年紛更變亂靡有寧止自熙豐之法掃地無遺故其大壞至于如是之極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寧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臣願陛下無作好惡不蔽偏黨允執厥中以照臨臣下則是非自明紛爭自息矣伏望睿慈與兩府大臣少加

詳議。如有可采。乞明榜朝堂。頒示太學。以安士心。以絕衆疑。則臣死生幸甚。苟爲不然。臣甘受邪言之誅。早正典刑。以示天下。亦死生幸甚。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出榜朝堂。

十四日。臣僚上言。外任官職田權借一年從之。

十五日。禮部尚書傅墨卿等言。春秋釋奠。乞依元豐儀令排辦。從之。

十六日。聖旨。御膳今聞尚進早晚百餘件。方今民力困敝。府庫殫竭。朕不身先。何以率天下。今後早晚供進六十件。只今行下。

十七日。詔昨以違御筆論者。並改作違制論。從開封尹聶山之請也。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自祖宗以來。本臺僚屬。非有出身。未嘗除換。下至檢法官。著于定令。亦莫不然。昨奉聖旨。唐恕落職致仕。除監察御史。臣聞恕除不曾致仕外。實有行業。士類推許。倘分領六察。固優爲之。然以蔭補入仕。有違祖宗條例。恐此端一開。自是袴襦之子攀援進取者。足相躡于憲府矣。欲乞改除唐恕一等差遣。奉聖旨。唐恕與除郎官。

十八日。遣王雲、曹曚、使幹離不軍。

十九日。監察御史胡舜陟上言。乞權罷詳議司。從之。

二十一日。檢會五月十六日聖旨。高俅率領軍兵敗壞紀律。累有言章。可與追除子孫倖冒。亦與降等授官。以戒後來者。吏部供到。高俅已身亡。前係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簡國公。子堯卿、見係

岳陽軍承宣使堯輔、安國軍承宣使堯唐、桂州觀察使十八日奉聖旨、高俅追檢校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堯卿、堯輔並與右武大夫堯康與右武大夫並遙郡刺史、餘官追奪諸孫免。

臣僚上言、謹按高俅初由宦吏遭遇蚤緣幸會致位使相、檢校三公、不思竭力圖報、乃敢自恃昵幸無所忌憚、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占禁軍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藝工匠、既供私役、復借軍伴軍人能出錢貼助軍匠者與免校閱、凡私家修造磚瓦泥土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既不以時、而俅率斂又多、無以存活、往往別營他業、雖禁軍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廢教閱、曾不顧恤、夫出錢者、既私令免教、無錢者又營生廢教、所以前日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己夷狄、實俅恃寵營私所致、貪財誤國之奸、不減蔡攸、偶有司失刑、遂免遠竄、得終牖下、今來止追前官、不惟不足以厭公論、亦無以誡後來、奉聖旨、高俅吏追節度簡國公。

二十四日、制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張孝純爲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依前河東經略安撫、以守禦之功也。

二十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竊聞神宗皇帝即位之初、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爲閤門祗候、司馬光言、此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班序差遣事事不同、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厮役爲之、則知閤門之職、祖宗所重、宜遵贊唱、不過三五人、熙寧間、通事舍人十三員、閤門祗候二十三員、看班祗候六員、當時議者尤以爲多、今舍人一百八員、祗候七十六員、看班四員、內免供職者一百三員、冗濫之弊、莫此

爲甚蓋由宦侍恩倖賣以求財朱勔父子所賣尤多富商家子往往得之眞宗時諸王夫人因聖節乞親屬補閤門帝曰此職非可以恩澤授並不許夫以恩澤授猶不可而宦侍恩倖賣以求財可乎伏望特詔裁省以杜倖冒奉聖旨閤門別立員額

二十七日聖旨應天下州府庫監有習武藝知兵書人並仰通知不限數保明解發赴闕朕將親策于廷量才擢用其或籌策深達藝能絕倫當不次陞擢在京武學生仰禮部擇日考試其等第聞奏不係在學人亦許經禮部投狀收試策義弓馬優異者並與推恩注授差遣其大夫及侍從官至路分都監以上奏舉武舉人自依條法施行

六月一日程振除吏部侍郎

手詔朕惟頃者諫省虛位藥石不聞肆求忠讜直諒之士以備諫諍之列朕既虛心無諱矣凡爾諫臣義當自竭體茲至懷自今朕躬闕失其悉心直論勿隱勿避必求實是以稱朕好直求助之意

聖旨道君太上皇帝妃嬪並以龍德宮妃嬪稱呼

聖旨前降姚平仲立賞告捕指揮更不施行

二日右正言崔鶚奏伏覩詔書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此見陛下求治之切也然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其除擢居要路以待相繼而用者又充塞乎臺省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生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互秉鈞軸歷千百年無一人互異雖萬子孫無一人害己此蔡京之本謀也安得實

是之言聞于陛下。且如馮澥近日上章。其言曰。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此奸言也。昔王安石用除異己之人。當時名臣。如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咸以異論斥逐。布衣之士。誰敢爲異乎。士攜策負笈。不遠千里。游于學校。其意不過求仕宦耳。安石著三經之說。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斥落。于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陵夷至于今大亂。此無異論之大效也。而何敢爲此說以熒惑人主乎。又曰。崇寧以來。博士先生。狃于黨與。各自爲說。附王氏之學。則詆毀元祐之文。服元祐之學。則譏誚王氏之說。尤爲欺罔。豈有博士先生敢有爲元祐之學而詆誚王氏之說乎。自崇寧以來。京賊用事。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有異論。居其間。則累及上下學官。以黜免廢錮之刑待之。其意以爲一有異論。則己之罪必暴于天下。聞于人主。故耳。博士先生有敢詆誚王氏者乎。欲乞下太學取博士講解覆視。則澥之誕罔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畏其或記祖宗之事。或記名臣之說。于己不便。故一切禁之。坐以嚴刑。購以重賞。不得收藏。則禁士之異論。其法亦已密矣。澥言元祐之學詆誚王氏之說。其欺罔不亦甚乎。欺罔之言公行。則實是何從而見也。然先王之求實。是亦有道矣。皇帝清問下民。周官詢于衆庶。孟子不以左右卿大夫之言爲然。必詢于國人。則實是見矣。臣乞以澥所上言章并臣之章。垂于象魏。揭于通衢。以驗國人之論而賞罰之。以戒小人欺罔君父者。此陛下之福。天下之幸也。　又奏。臣近上章論諫官馮澥未蒙施行。澥復遷吏部侍郎。此士論之所共憂。臣適當言責。不得而已也。觀澥之意。不過欲以熙寧元豐之法爲治。元澥乃熙豐人材之一也。

己之說行則身安己之說廢則身危非爲國家忠計此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之所自分不可忽也昔在仁宗英宗特選天下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而王安石用事皆目爲流俗之人盡逐去之乃自爲新說以造士號爲新美之才新美之才充塞乎朝廷而人主不聞天下之安危元祐之初相司馬光收仁宗英宗時人材用之故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問其四夷則率服矣問其盜賊則消弭矣問其軍士則豫附矣問其百姓則富樂矣當是時天下之勢安于泰山及章惇蔡卞用事斥之于瘴海炎荒之外蔡京陰蓄異圖凶謀一熾于是盡收熙豐時人材用之誘以美官餌以厚祿于是海內小人波蕩而從之萬口一詞迭相倡和爲紹述之論以誑惑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諂佞矣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矣紹述理財而公私傷矣紹述造士而人材乏矣紹述開邊而四夷交侵胡塵犯闕矣此用熙豐人材之效也譬之治疾一醫治病而瘥一醫治病而壞此賢否不待較而明也且元符末以連年四月朔日食四月者正陽之月也古人所忌詔求直言應詔者數千人蔡京因此以除去異者乃遣腹心之黨考定之分邪正二等同己者爲正異己者爲邪瀝與京同考也故在正等凡異己者京皆指以爲邪陷爲罪戾凡數十人近者上皇下責躬之詔其言以求直言奪于權臣反歸咎建議臣僚然則前日附會蔡京號爲上書正等者皆今日之罪人也陛下嗣位之初天下觀陛下好惡是非以卜世之興衰今用蔡京正等之人豈上皇悔過之意天下之士聞之解體矣　又奏臣伏聞前諫官馮瀝曾上章疏乞榜朝堂朝廷以爲是施行之御史李光以爲非繳駁之及光之繳駁也馮瀝不敢以自直大臣不敢以爲辨眞

李光亟不聞。遷馮澥而不詰。政刑如此。士論紛然。且以澥之言爲是。則光可罪。以光之言爲是。則澥可斥。當斥而反遷。是謂賞奸。傳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上下相蒙。難以濟矣。馴致其道。至于今大亂。陛下中夜以思。當食而歎。未知所以善其後也。而臣下不思所以排奸糾紛。以寬陛下社稷之憂。但襲用前日相蒙之術。以嘗試陛下。此罪人也。它日有論蔡京紹述爲是。而籍沒之資產可還。放逐之子孫可用者矣。何以知之。嘗試之說行。而陛下無與照奸。則何言之不行。何說之不入。此非獨臣憂之。天下忠臣義士所共憂也。今臣區區犯奸鋒。蹈禍機。與陛下言之。卒于不勝而自斃也。亦愚矣。但臣職在言責。伐奸邪之謀。塞禍亂之原。爲國家長慮卻顧。臣之責也。且侍從者、執政之階也。近澥之意。不過欲次補近臣。漸當揆路。以行其邪說。以固其黨與。爲萬世自安之計。此賊臣蔡京之術。行之至今。天下破壞茲亦極矣。陛下尚忍使京之餘黨再破壞耶。前車未覆。而不戒者有矣。未有前車已覆。而不戒者也。伏望陛下究馮澥之建議。李光之駁奏。孰是孰非。而大明賞罰。以示四方。使四方曉然知陛下政不容奸。則雖隣敵不敢輕中國。不然。匹夫匹婦。忿然有不服之心。國威不復振矣。取進止。

上召翰林學士吳幵至內東門幕次。中使出御寶封侍御史李光劄子。論馮澥推尊王安石之學。鼓惑衆心。安石置條例司。專任己能。斥逐名賢。任用小人。馴致蔡京蔡卞操繼述之說。掃除祖宗法度。于光劄子後。御批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倡紹述。變亂舊章。至于今日。可作一詔。詔曰。朕以薄陋。紹體聖緒。惟祖宗紹造區宇。重休累洽。以至于今。其法度條章。雖隨時損益。凡以惠遺天下者。咸根柢于仁

義澤施于民淪入骨髓在于後人奉承之不敢有渝邇者蔡京懷諂蒐慝妄作不靖凡舊章彝憲肆行變亂挾紹述之言爲劫持之計內外騷動公私匱困比歲上皇深燭其奸親御翰墨攘剔蠹弊咸所釐正治胶繆紹夙夜祇懼嘉與公卿大夫圖惟故實務遵二帝三王之常道以協我列聖之心以爲萬世之賴尙慮邪說詖行習熟見聞搖動衆心害于國體明示厥指罔有不孚

聖旨應今春到京勤王文武官未推恩人並予轉一官及五百里外者更與轉一官昨部押文武官如沿路不曾作過具狀保明申尙書省推恩施行准此

三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近日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也粟可積也獨將爲難得用師以將爲先而得之至難不可不爲之慮臣觀自昔以來唐之名將雖多其大者固已功業赫奕其小者名迹可稱當是時搜求甚廣故人材獨盛國家自童貫握兵以來選將必先其家奴其他皆以賄進貨賂公行其門如市至譚稹主兵悉效貫所爲二十餘年將由此選能得天下之奇材乎若以今日乏材因謂天下無人不可也但搜求未至耳伏望詔旨令宰執侍從以至臺省寺監監司郡守將帥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不限人數以聞其人有已試之效卽具疏其迹未經試用卽言其才能所長密係籍其姓名朝廷擇而用之庶使名將輩出如唐之盛奉

聖旨依奏

詔以知樞密院事李綱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便時种師中初歿种師道以病告歸謀所以代師道者乃詔綱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睿思殿諭所以欲遣行者綱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危城中不得已爲

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任。且誤國事。死不足以塞上不許。卽命尚書省出勅令面受。綱奏曰。借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受。綱退卽移疾。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于朝者。章十餘上。輒批答不允。且督令受命。于是諫官陳公輔等言綱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爲大臣游說。斥去之。綱猶不受。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

四日。臣僚上言。監司外臺。耳目之寄。選任非人。毒流一路。臣擇其惡聲著聞。士大夫羞與爲伍者言之。前兩浙運副王仲閎。福建提刑俞向。新提舉兩浙市舶張鋭。皆市井小人。性姿貪下。貪汚暴虐。所至爲害。仲閎與鋭奴事朱勔。賊汙狼籍。無所忌憚。向新奴事譚稹。至于廚傳之事。皆躬自監視。伏乞斥責施行。奉聖旨。王仲閎、俞向新、張鋭、並勒停。

臣僚上言。去惡本者。使無遺孽。昨言者以蔡京之壻葉著、其甥馮躬厚、以京之故。皆合罪斥。而著自雜學士降待制。躬厚自待制止降修撰。朝典未盡。士論未厭。按著市井輕儇。綺繒愚騃。衆所不齒。躬厚止是庸才。別無大惡。緣京而升。亦合隨京而罷。伏乞並行落職。罷領宮祠。加著以流竄之罪。收躬厚以任使居住之恩。外有劉僎者。係蔡攸心腹之人。撫背摩足。無所不至。奸謀詭計。多自僎出。自待制止降修撰。而據其罪惡。亦合依著施行。奉聖旨。葉著、馮躬厚、劉僎、並落職。

五日。臣僚上言。自崇寧初。蔡京輔政。首亂舊章。排斥異己。汲引同類。待以不次。朝脫穴散。暮翔嚴近。常情

鮮克自重于是枉道求合靡然成風凡所厚者蓋不獨顯榮其身又及其子孫又及其親戚故舊陰相倚重盤根錯節牢不可破二紀之間門生故吏充牣天下然才者少不才者多省事者少生事者多貪殘苛嬈遠近告病此猶非京之本意也察其建三術置四輔疏與化之水修臨平之塔又令許敷仁奏請太上皇五日一視朝當此之時孰不爲朝廷寒心幸其族子有所陳告臺臣因之論列其事太上皇雖務納汙猶令整其攻山京之僭心終不肯已又加王安石王爵欲自爲階梯衆論喧騰心不自安復封韓琦以塞人言乃蔡確何執中鄭居中童貫皆因之爲例封王矣本朝封王者不過國初功臣及后族耳隳國朝之法長奸雄之心京凶悖之情過事輒發不可一一數也賴上皇聖明不爲邪說所惑京知狂謀終不得逞于是結附咸里內侍交通宮禁肆所欲爲以耗國財黷民力必欲坐視顛覆以快不遂之意鄧洵武范致虛等託爲紹述之言以助京劫持上下而何執中余深林攄薛昂皆其死黨濟其奸謀成其羽翼使不可制太上皇每下詔書施行善政皆爲此輩壅遏是以人心日益愁怨國勢日益陵遲權門日益盛強朝廷日益孤弱趙挺之劉逵張康國鄭居中劉正夫雖號與京不同然引用羣小梗閉正路亦率由一道蔡京蔡攸乃其子弟相與爲異有若仇讐考其蹤跡實皆同惡相濟至王黼爲相奢汰愈甚開邊黷武禍及生靈迹其所來亦本由京勢位相軋乃相攻陷遂致犬羊窺伺變生一旦太上皇播越宗社阽危雖其所致非一要之造端立本舍京而誰今京降黜雖屢有指揮然罰不當罪輿論猶鬱縱朝廷未欲誅于兩觀之下猶當投之海外以示薄責其宗族婚姻因京而致顯官者望悉改正其何執中余深鄧洵武等第其罪

惡與安石等王爵亦行寢罷施行奉聖旨京攸永不放還如臣僚敢有引薦當正刑章仍報行言章

六日聖旨葉煥政和八年曾進繼明集言朕以嫡長建儲之意兼聞其人明爽有詞學向居外任監當可召赴闕量才優與擢用

監察御史胡舜陟言知徽州唐作求貪汚不法賊賦狼籍民不堪命聖旨令本路提刑司取勘

右正言徐秉哲行左司諫程瑞行右正言　監察御史胡舜陟爲殿中侍御史　張澂爲監察御史

資政殿學士劉韐除宣撫副使　解潛除制置副使代姚古　徽猷閣待制折彥質除河東勾當公事與解潛治兵隆德府